

萬一樓集



拾

萬一樓集卷廿七

口無所歸而趨其心也

教書夫其准不早當巨說時

簡張元洲篆宰

其復存家其本麻蘇文天



著

去冬得領至教新春又辱溫諭銘感何既大計瓦全實出意外以禮之不才四無知已加以重劾非台右舊日培植之歎唾尚在人心中何以得此若滇中庸鄙之狀則惟帥御史知之而今已外補幸矣幸矣向使江陵公即厭人事而其黨與如故或帥御史先計事補外下吏決所不免其他弗言萬里蠻山堪以傲履間關其間耶京師便音謂河南道賀御史能一

萬一樓集 卷廿七

一

一為不才言狀帥惟嘆惜而已愚意賀雖禮同年友素無歡好且踪跡不至滇南何能知其中虛實必帥指悉其中故賀得藉鼎鈞舊力而斡旋之幸之幸矣平生鄙意謂仕途風波雖起平地必有影響疑似仍其不根至此何能以孱弱之軀覩顏更犯不測以圖微倖於再三自聞劾報至今一想長途心神畏懼緬維履崇階而振鴻業者固不必言其他敷衍一階初無蓄難者豈惟其所負之不凡亦福緣之天就焉爾寒薄小夫見事不早傷弓驚餌復將誰咎出遇村翁野老彼雖口無他詞而默意其心必以貪鄙被數見薄縮首不敢與之揖讓而揚揚桑麻林落間榮辱理亂不入其懷彼其樂視畏

途奚啻尺寸自今以後當知所去取矣春寒不審福履何狀
專人奉候并布區區百惟照察荷荷

簡許敬庵

南都極承教愛一別音問久曠勢使之然顧懷仰之私則無
一日不在左右謂今時士大夫俱惟勢利榮進是務求如門
下之切切以古道自期而更以期人者百無一二雖鄙固不
足以拜下風而私心自有不能已者良不自知其所以然也
不才自分廢棄久矣爲江陵公新厭人事妄念復萌正思北
馳而忽遭指摘乃辱遠垂教惠雖書中不甚悉而使者一一
能道老丈胸中不平意生何以得此於門下哉素性寡交滿

萬一樓集

卷七

二

朝野無一知已雖景慕如門下平生會遇只如平常而門下
之垂念至此然計報竟獲瓦全又非徒以虛詞通殷勤者古
所謂淡以成者非耶聞之前輩李空同與康對山以詩文砥
礪每不相下而李以官賢弄權被逮出之者卒賴康之力生
固不敢竊比於空同而公之友誼過對山公遠矣何以報何
以報夫人豈不自知生雖謾辱知愛而卒不能無抵忤於一
二者惟不能講學及至滇南幸與李卓吾同住一城卓吾先
至延攬羣英帥模甚肅以生至而罷知其意有不懌生所自
歎者亦恐以此得罪輿論而今所指生者首謂好名講學使
僞徒由入公門向使生能拜卓吾下風則今日所遭或可委

之謗興於有道而以其不肖之狀招尤集毀不惟不能講學而且使人以講學爲一不美之務其得罪名教又何如也愧竦愧竦寧歲尊使來偶緣他出不及脩復邇想車馬過里矣謹此布謝兼求鞭策統惟照察荷荷

別轉眼三十年矣同袍者升沉榮辱真如大夢而生離披落魄僅存喘息皆所自取門下之純巨踐華據要駸駸乎天門及翼矣而亦遭不意然人心之公許衙門之品格自在指日賜環無足介尊意也生已分偃息爲江陵公厭世感廊廟之優容復爾栖栖上覲顏於五陵而下負慚於五噫惟與一萬一樓集

卷七

三

二相知沾沾自喜以竊附於懷戀明時之儔嗚呼亦未矣瘦馬短衫齒髮且變卽當道者能左視如窮暮何而敢爲憐我者道也懷仰間偶值風便謹此百惟台照爲荷

若簡簡帥視吾

吾

吾

吾

不才造累嶺中指摘者百狀其意詎止擯黜而生閉戶自認竊自念平生孤劣且黔雲萬里誰識其中真狀能保曾參之不殺人者惟臺下與九澤公而九澤公且江陵姻婭也肯棄其近戚以爲遠知而一時倖免竟藉鼎力嗚呼亦危矣使門下者早一月離臺九澤公可猶倚耶夫士起一經孰不欲自樹尺寸而偃蹇離披徒落人後生誠有以自取然亦足以洩

禩心者之忍矣而更復甘心非臺下仁明長厚孰察而辨之
曩小女橫遭非意臺下洞察其寃以生之不齒於人臺下推
獎於平時而復拯之於水火然則生死肉骨奚足言耶鄙薄
無足望人惟入籍以來不以一字干人亦不徇人一字雖曲
節必求當於理法此則可以自信者備員南都以三四巨公
狗情同致一監生於法生不自分爲力持至觸巨公怒密令
三十餘人訪生陰事不得一相知者謂生曰丈不慮後日考
察耶生對之曰考察能去我官耳能去我此心乎後監生竟
獲免巨公亦謝生曰今日始知公雖非由衷之辭而生由此
益自信人患不爲善耳以故入滇不以寸詞片禮曲意上下

萬一樓集

卷七

四

卽所以事門下者他可知矣此生鄙固處亦知自悔李遷事
大不當徐念吾意傲邑楊令尹其兒女親也門下指之疑生
有力且熟知江陵公意故其至京獻意於王少方公特去陶
方伯而代之爲謀甚遠嗚呼當其時權焰薰灼阿附者何暇
他顧然生亦自分偃息後緣時事一新復萌妄念邇且感激
知已圖扣階一謝報顏攜裝至都不覺兩月有餘而首所欲
披肝膽如門下者又以道里隔近叨補益感曲成南行猛欲
取道臺下而人謂行路之難水又難於陸謹專人候問恃知
愛不覺言之冗瑣而無次也會刑部蔣正郎道臺下所以榮
轉故真可一笑公論自在統惟珍愛爲望

感令叔知己之愛再造之力千里遠來寧不欲少展斯須願
令叔衙門既重行義甚嚴卽同鄉公禮亦獨廢不敢舉夫士
君子之相與有理有情持衡者品藻人物務昭塞以利社稷
受衡者省察身心務懲勉以圖報稱一以至公而不歸於私
者理也顧念親舊鄉曲感恩飲德雖不廢至公而其中自有
不容己者情也以生之不才令叔所以匡提獨至者豈盡出
無心以憐才之素義推尊翁之雅愛念枌榆而忘葑菲之下
體良出至情則生雖不敢忘至公其感飲能一時少置顧入
都以來且弗言他卽從者之門不敢輕入者良有所避也意

萬一樓集

卷七

五

謂叨補之後則可無他嫌矣而局促如昨今且將南行何日
得行吐鄙薄以見此心乎夫上塵操義者之高雅下廢感德
者之私衷皆所不能而顧瞻前後輕重徒抱歎鬱夫今之藩
臬榮寵告方以不才之軀儼然居之固朝庭廣大之恩敢
忘所自洗滌宿愆庶幾無負公私卽早晚歸伏林下所以報
知己者敢無終始從者蘊精抱利始步青雲瑣屑何足瀆清
聽爲治裝偶有所觸布此縱爲贅談且不敢以達令叔之侍
史統惟垂察不宣

師友之功無出訓誥詞章之外一旦叨塵仕藉勉企前脩非無是心而迂疎固陋種種不可人意所自分者獨辭愛小節或無他愧而滇中指摘諸醜俱備得邸報惟攜與妻子一笑閉戶自訟以待斧鉞而執事者竟從寬假既而納之近藩揚之大梟皆出意外古謂白頭如新傾蓋如故生於執事雖附桑梓蓋不及傾也而生死肉骨一至於此且執事秉衡持鑑所存而陟者必天下之名賢所擯而難者必天下之壬小而生猶以不肖之身冒不貲之謗荆棘門墻執事者既不顧四海之議而不才者尚赧顏服役於賢士大夫之後夫何心哉亦思少樹尺寸上以報朝廷下以報知己云爾嗟嗟壯不

萬一樓集

卷七

六

若人老復何望耿耿之懷未能永訣門下世籍忠孝樹勳懋業祐社稷而福蒼生屬之尋常德施固無所望報而潦倒如不才亦萬分無以爲報德之地惟蹈汗長僻以爲門下銜鑑之累則死可自誓榮轉清華中外仰慰風便聊陳寸緒百惟照原是荷

文天復邸若太

一別無緣攀仰叨濫大邦密邇芝蘭而翹首雲山尚艱脩候平生迂鄙率多類此顧遠承使教兼以腆貺何榮如之何感如之辱論仕宦之難論足勿垂念但生何敢當也迂鄙疎庸自取淪落若近日則罪過以彰而欲赧顏於君子之邦袁遲

潦倒良可謂無據惟以世故則浮沉出入其中亦免破亡以
生之無當諛許者幾名公而不能進之尺寸銜者幾名公而
不能竟抵之深淵豈非在我者有命耶如老年丈之蘊用語
經濟品格不可一日不在廟廊語風雅蘊藉雖在山林巖壑
亦復何損盡其在我者而已然絕世自顧公先我鳴矣清秋
遡舟洞庭諒得鼓榜少助行色以訂彼此出處諸容嗣謝不
竟其爲甘願氣坐已春矣裝而一其雙字翰卷全燬

二簡舒錫厓

去春幸會緬想十五六年前事如在夢中今又歲餘矣人生
踪跡升沉聚散東西南北就主之耶叨濫仙鄉碌碌人後無

萬一樓集

卷七

七

足比數景仰潭府未及脩候而顧承教惠何垂念之深一至
此哉且謝且歎張江陵一敗塗地良足寒心但惡波及不啻
一一家害家凶國而又累及鄉里真可爲作威福者之一戒
彼其欲甘心於生已有成算而一旦事變不惟苟全微軀而
親覩其不能世上蔡門與諸子放黃犬逐狡兔也則深爲惻
然何者生擬此公王安石耳而人以爲操卓則其未形之惡
然生則受其庇實多蹇薄一寒惟淪落不偶所以尚存喘息
苟得寸進寧無非望之懼乎老翁生舊交也故敢談舊事而
發其私衷諒不爲訝淮陽之民爰翁福澤溥且久矣何日得
升沾鄰壤人去便謹此布候百惟照察不宣

恭惟臺下學術卓冠古人勳烈誕彌常世迂鄙小夫雖淪落
無當而仰望風度非無自矣不自意叨役大邦自謂可以伺
候門墜而踟促共城雲泥如昨今且大命寵臨藉純碩以持
國憲資宏濟以福蒼生巖廊峻遠奉凡無由固未始不爲社
稷慶而私衷甚快謹專人少布區區僭瀆今天下所可憂者
士夫競談佛老有魏晉之流風中涓默持國是近漢唐之末
造意聖天子所以注意老成者豈曰偶然伏惟金玉以副宸
衷草茅冒昧不任惶悚有斐斐不敏而思登遐謝辭信矣至
此與王洪洲論律簡字

萬一樓集

卷七

六

採生造蠱二條並流並字指妻子與同居家口而言文意甚
明所不必疑獨謀叛條言妻妾子女而以後別條獨言妻子
愚意言妻則妾在其中言子則女在其中大抵律文皆前繁
而後簡亦有相蒙之意若言子斷不及女則言妻者斷不及
妾耶但女必未嫁者若已嫁之女亦流爲其爲本犯家女也
則妻妾亦娶之別家者當付還之不必流矣惟嫁者許嫁卽
是而妻妾必已成婚者此又用法之任觀謀反太逆下俱不
追坐之文自可例見強盜不得財傷人比依白晝搶奪傷人
律見比附律條其不爲妥當良如所指再查搶奪律亦不言
不得財不知何故比之良可發笑例文只曰強盜殺傷人其

不論得財與不得財可知愚意比依竊盜拒捕傷人律而盡
梟示之例似爲協情蓋拒捕殺傷人律原不論得財與不得
財而殺傷亦原不分輕重故爾高見以爲何如嘉集奉完附
此百惟裁教嘉集發人意慮處甚多倘有餘閒尚俟再請不
悉

吳每簡劉九澤且不以驚其一二也終容國亦不宜

生猥以凡庸叨盛吏籍滇南三載疎曠殊多過承垂青不惟
不爲督過而棄短錄長每每匡提生平知己良謂無多別後
物議正騰而門下又從中暴白遂獲瓦全生死肉骨何以復
加惟有銘感而已門下張太岳公懿親也其積憾在生豈有

萬一樓集

卷七

九

不知人謂公必有所以酬張之望者而竟無幾微已出人情
萬萬乃保曾參之不殺人者又門下也此豈淺淺乎爲丈夫
者所能當哉叨濫大邦無所指措正欲專人請教而適以張
門多事暫止茲者過岳陽翹首荆雲不勝馳戀謹專人候問
興居無涯心事且不及發其一二也統容嗣布不宣

復曾確庵

竊惟世道之所以治平而民物熙皞如在春臺上者豈特君
子小人各得其所而已卽小人是非皆有定論是以好惡不
作而王道蕩平其次未免少有偏頗因其偏頗而矯之又未
免過直此固其勢使然而王道之所以難能千百世不能復

唐虞之治者凡以此爾生半生落魄客歲驟遭人言幾不能
免皆以江陵公銜之此門下所知何敢自暴顧江陵公行事
生所景仰而心服以爲終不可改者此心耿耿不敢以私心
昧也彼其近小人亦未嘗不親君子用申韓未嘗不慕周召
行秉直未嘗不畏公論獨於奪情進子二事犯古今大惡能
免他論而今且一切反其行事窮極其罪波及善類此世情
耳未必出 聖天子意也公論自有明時然待河之清人壽
幾何所貴名賢巨公若時自珍視外遇如旦暮卽畏義引咎
而不以動其赤烏始稱難能爾知門下艱苦百狀然此古人
所有者所教二公卽致尊命知無足爲門下重輕要不敢負
萬一樓集 卷七

十

平生仰慕之私爾不盡不盡

不復歐茂野

讀書百地然世古

濫素大方周一歲矣眼前一二知己無能執手一晤殊覺快
悵門下耿正胡粹大用不究而譽望日起可謂不負生平生
雖苟祿而迂謏頗不合時無論當道卽堂陛前後求可以露
腑肝勸德業如門下者不能 誦夢語大作山澤豪覽之
脾不覺津津動而語其時與會亦可矣顧冲庵雖在薊鎮開
府旦夕間事李紹庭王白岳二公品格不同而皆能漸入佳
境劉小鶴竟成大夢以生在世幾何而瑣瑣於功名喪其平
生得志一時可爲不朽否也一笑一笑屢辱使教兼以嘉惠

拜登聊此布復雲水盈盈仰戀時切不宣

王省軒且謂

閣下蘊粹宣純登崇秉要

雖未及拜親門牆而側聆四海

縉紳之公議兼采三楚士民之歌詠圭璋于莫之偉利已心

醉而神慕及於邸報中讀大疏無不公平凱賁切中事情每

思何幸得一承譽欬分願爲足而忽辱教惠不遠千里豈以

禮亦有可與進者故不以雲泥爲限而賜之接引耶感慰無

極禮猥以凡庸舊濫畱垣以議大閱得罪於張江陵過致

淪落浮沉於末路者幾三十年彼所以甘心者不一而卒賴

南北兩衙門憐察苟延至今然而分量已過四無知己擬於

萬一樓集

目下解綬舟過龍江定期竊瞻騎從以決平生諒門下者所

不嚴拒也拜嘉并布區區百惟垂照是望

簡劉九澤

士生斯世知己爲難而見知於是非好憎紛然之中尤難以

生之迂鄙得罪故當路其甘心數選在門下者詎有不知而

南中萍蓬卽蒙左顧在滇執役益承青視終不以赫赫者之

意少薄孤寒而及後又出之於風波震蕩之中此豈中古以

後所易得哉曩出滇已告左右無復問人間事矣爲當路子

謝世復萌妄念且謂世有知己如門下何可不一自效以雪

人言而不意叨冒大邦輿之技蚊之力竭於此矣冉冉懷歸

擬秋初拏舟東下密邇門牆不得一奉顏色深用於邑謹專
入代候興居外雞足荒徕間已幸塵大筆付之石如有副幅
希賜一二統惟照察不宣

復許敬庵

自秦及楚道里不可謂不遠矣教惠遠錫開緘燦然奉誦德
音諄諄皆有欲生我而肉骨之意感何可言門下性行淳篤
高明之至直入聖域此古入中所少者而量寬度大不以已
所能者病人如生之不佞粗鄙褊陋亦不見棄每欲啓而納
之大雅此則古人中所尤少者也生髮已種種強顏逐英達
後四無知己而分地在省城日擾擾奔走瑣屑所營且念者

萬一懷集

卷七

三

皆無益身心政事之務而因循不能自振功名之念此其不
能斷截如此耶良可發笑門下抱負既宏而時望正重驂騮
穩步康莊何但千里而已古豪傑多出秦中育而裁之一歸
於聖賢千古一時遙想風神能不鼓舞使至適值冗俗燈下
率爾諸容嗣布不宣

啓李撫臺仕侍御

問禮

本以過疎謬叨職守大計罪過已彰而暫寬斧鉞皆臺

下培植所致苟朝廷寬大之恩感臺端知遇之厚敢不益
矢初心勉圖後效顧分止此矣平生鄙拙本無可取而自視
又不肯下人所尤不能者奔趨逢迎以表長掩短此豈用世

之器智者見於未形仁者退於未充今事已暴著時已過充而猶欲赧顏玷下執事末兒童里巷竊笑之矣所耿耿者負臺下兩年匡提曲全之力然而事有固然亦臺下所不深罪也嗟夫曩時得罪當道雖偃蹇中外人不比數而自負其平生以爲無愧昔遭人言知者尚見原以爲權豪之遺孽今欲歸之誰哉而尚謂能無愧也且本道百務叢脞平生過惡指數不及者尚多舊曾奉告權要之親知謂歷官數十年門戶不改於舊而積書不下萬餘卷可以自老權豪以此加憾今又五六年叨祿又二年餘矣更復何美故除具文外不敢飾詞而直布其區區惟照察焉

萬一樓集

卷七

三

啓李撫臺

拜捧溫諭感刻無地顧職四無知已昨所以暫免竄戮豈廟堂真有能知職者不過荷臺下垂情下吏考註中褒獎過分致然夫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三至今者至且再矣能保其後哉夫人之進退固有義命亦當循次第卽欲納冠更遲月餘亦何不可顧好進者人之常情孰祿者士之醜行職亦一常人爾恐數日後本心遂忘終無稅駕地憶昔偃蹇南部吏部每議遷轉當局者不曰此子褊窄則曰此子迂闊柄遲數年荷部以款詞委曲得轉雲南意欲不往一二先達謂職得罪不深試一往不得意而歸未晚也不意至彼地雖遠而

事甚簡同事者又不以爲不才遂淹及三年當是時銜職者勢正盛同官者尚有其黨與日伺察焉救過不暇何敢爲非而制回三年議者大起荷朝堂察職平生偶當同事二按君皆在院又爲暴白僉謂必其黨與希旨致然得免刑戮夫當制回日仕進之念已絕至是感廟堂之垂察喜世道之清明意謂或可得志遂復忘其鄙劣得備使令而不意罪惡至此雖荷臺下裁成造就而此外更無憑藉向指職者尚在京師來楚者多屬意焉惟不及臺下爾況在京者卽其語未能中職之膏旨然在職則常避其薑毒臨行定當叩首階下一布肺肝特垂念不覺縷縷統惟照原

萬一樓集

卷七

十四

賦後謝閣下吏部啓

開禮

罪累大著而過蒙垂察誓寬斧鉞得報之日慚赧悔恨

求死不得繼而感朝廷寬大之恩門下曲全之惠強飯振

衣復圖報稱竊念職山野鄙夫斗筲小器叨祿二十餘年無

一善狀而罪過叢積有執法所未盡指者每懷耿耿且淪落

既久仰視門墻真如天上平生不能修一刺執一箒以通名

備掃除而於毀訛叢集之際獨察其不然此曾參所不敢望

於其母而卽墨大夫所不能必得於其君者而不才如職乃

能得之於門下豈亦管敬仲之取盜晏平仲之贖越有父乎

則彼猶道旁所橫棄者職則久處囊中不能脫穎而徒以其

卒有此轉以時情觀之得無不堪耶味屍來教心事可知嗟
夫山處信有義命然安義命者惟聖賢爾弟雖漫言自遣
能無幾微於胸中耶三十年耿耿嫌思自立尋常吏事亦自
謂不落人後而落魄至此且且恥矜能心專銜實見善以爲
常事見不善不能容同事諸公鄙而落之者過半兩年來所
以強顏入後者俟河之清然人壽幾何而更遭指數卽其言
未必中弟之膏肓其所由來可盡委之不在我耶任直指始
以驪黃牝牡相人其所厚者自老丈外皆弟所薄卽辱其優
容知不爲得我杜權然執法者數我甚怒恐未必非其轉核
之力此公忠誠雅茂久之始見此弟所以自愧其見事之晚

萬一樓集

卷七

六

顧今執法者兄周親也其處不才豈無一言訊及兄有言其
豈有不信者豈兄平日之愛弟皆款詞耶弟若以此責兄則
兄亦不能自解顧與兄相知在數月之間而弟之得罪非一
日之積其所以然弟能自信兄可無疑大丈夫相知貴相知
心山川萬里路每參辰自後相逢杳然難卜神交誼契各圖
不朽往者莫道來猶可勉趙孟所貴豈無願羨要當有輕重
於其間此亦自好者常事以弟之潦倒尚不敢多讓英特如
兄見不出此耶強飯努力務保令終漕務既畢策馬長驅邊
塞風塵偶一嘗之亦足以快丈夫狐矢之志旁人色笑不足
顧也亦次大壯人便漫布區區林附私記一問乞一覽亦足

以知不才落魄之自臨簡不勝依依竊恐一旦奉聞又不敢
能甘啓李撫臺中出原日矣蓋不報大恩殊至令面
本司關到捧誦溫諭感激不勝鄙劣薄夫二三年中罪累萬
狀雖遭指數而尚獲瓦全非荷大造何以得此洗濯圖報死
且不朽而臺下又有新命負弩出疆然後安命守分不惟於
事理爲宜私心亦所甚切而慚赧日深昏曠日稔既思引退
自不得更側冠裳之列以貽士類笑每入軍門背如芒刺是
以負罪冒瀆將家至黃猛怒奔回扣辭乃敢長發而疾勢加
劇勢殊不能專官繳勅印謹此再懇除關本司轉呈外理合

具稟

萬一樓集 卷七

七

具稟啓張侍御

本司關到捧誦溫諭感激而繼之以泣不知鄙陋之夫何以
得此於臺下也卽欲遵奉鼎命而顧事體有不可而言盡者
竊惟二十餘年仕路除初任行人外無六日不在危疑之中
偶張江陵厭世自謂亨途在前而橫罹多口當時所以強顏
就列以指數者承張江陵風旨可無愧也而今文歸之誰哉
去君子用世自樹表表令譽廣被措注尚疑未沛而以庸鄙
之才抱不實之議覩顏竊祿其何能爲此所以痛悔其平生
而甘爲偃息三月中心已決爲臺下將入境栖遲至今而
撫院適又將行本欲再候而慚鬱日深恐一旦不測反成不

美足以冒昧懇瀆方迎臺下於黃梅也歸途每歎地方諸君
道一見足徵公私之福使職得終執鞭策分可以無大過而
薄命之夫機適不偶逆命者卽有才不免況不才哉將家至
黃猛欲奔回拜辭方政長發而賤疾日增專官繳勅印謹此
再懇除關本司轉呈外理合具稟

啓張侍御

奉到憲牌且差有專官申之嚴命知台臺之所以曲成不才
者無所不至敢不遵依顧賤疾日加良所謂飲食言語無異
於常人而恍然不樂其勢有不可藥者況士君子立身廉恥
爲先棄廉恥而苟且功名亦台臺所不取仍艤舟齊安必待
萬一樓集 卷七 十六

啓李撫臺

奉到按院憲牌本欲奔回奉職顧賤疾日加良所謂飲食言
語無異於常人而恍然不樂其勢有不可藥者況士君子立
身廉恥爲先棄廉恥而苟且功名亦台臺所不取謹艤舟齊
安必台臺疏發始敢出境倘按院以擅行爲嫌亦荷台臺主
持至齊安兩日度日如年伏惟鑒念不勝仰望之至

簡張龍津孫龍洲

按君牌來知三公所以爲我謀者無所不至第中止不惟事

有不同前私心亦不能回牌中詞雖溫而實峻謹泊舟待命亦體面所不可少然亦不能至四五日也伏乞善爲調停得疏中無貶詞則荷大庇矣諸容嗣布陳誠審察實錄謹此附啓李撫臺音訊辭謝謹天也且自度而請效入日曲意奉到憲牌兼以憲札捧誦數四不知涕之沾巾也兩年餘奔走臺下無一善狀而過惡彰聞不貽士類之羞上孤造就之德臺下敬歷中外門生故吏肩摩背抵詎乏英俊公麼鄙劣不麾斥之足矣而溫詞特典如家人父子然惟恐其不得所也生死肉骨豈惟近世蓋前古所少矣人非草木寧不思奮而忍復自棄方嚴命耶顧職之處心積慮非一日矣自濫仕

萬一樓集

卷七

十九

籍除初任行入外無一日不在危疑之中徒以得罪中官及權要之故稍入亨途而罪過益彰此豈惟不敢尤人卽付命之薄不應至此不學無術動輒得咎所宜自反而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平生不能容人之過人豈獨能恕職兩翻彈疏傳布中外卽蒙差朝廷照原皆未經勘明徒以舊時狂態姑從寬假知不知懷疑藏疾視職爲何如人而尚欲頂冠束帶揚揚於士民之上有所措注就尺寸且自負而詫於人曰此心無愧誠強詞爾故月來居常如負芒刺所稱疾病雖若近僞而實有不可盡言者因思蒙父先母止生職一子先母之背不及親殮痛已終天今父入旬矣來日幾何而懷慚戀祿展

轉於心攢眉強笑憐誚相半殊有不能一日安者故明知台
臺旌旆將發寧不欲負弩出境況值脩犒從舊典敢不奔走
將事而自便其私失常已甚此等作爲臺下試察之更能居
官視事否也業已就途卽奉嚴命拔來赴往人將謂何故復
敢冒昧祈懇若夫造就之高厚則行止如一子孫世感不惟
此身已也伏乞照原不勝惶懼仰望之至

啓張侍御

差官回後固以方命爲懼尤以照原爲望正在快鬱而撫院
命亦至進退維谷具啓再懇其不得已之情頗悉不敢瑣陳
伏乞一體垂鑒得於題疏中少寬斧鉞則感荷益深極冒

萬一樓集 卷七

二十

昧不勝仰懇之至

命衣至

送官回

此良月也

黃得和

寶鑑事

執事而

臺獻

萬一樓集卷七

萬一樓集卷廿六
不意老亦承諸盛感意皆不水諸暨駢問禮子冰著
八書重選一日舟歸躡策自憂願始海通替復博及謝萬而

復張龍津

生之去就何足動兩臺意顧老丈過愛借之以成就不才然
事勢終有不可者謂按來赴往非體爾惟去後恐有乘隙而
陰擠之者昨已告之洲老若老丈則量所不待囑今亦當少
俟其命得命惟早教之爲望所云中策豈謂齋俸耶連日舟
中垂臥甚便恐長安道中風塵不以易此也諒諒也
不才簡郭明龍

萬一樓集 卷其

一

不才叨濫大方抱愧東歸不能少申鄙素而過蒙垂念冒雨
遠顧江干加以繁錫教誨諄諄不以失路人藐視也感刻何
可言世道當夷達人柄用正賢俊周行之時門下抱師王佐
帝之才踐玉堂金馬之輿綸繆密勿屬之分內異時沾沛汪
涵濡身滿腹山林枯槁寧無外餘思舟出九江回視黃鶴
白雲雅隔仙凡大回謹布區區百惟照原爲荷

復孫龍洲

久仰重望一日得執鞭策自慶師保在前得以朝夕模範而
不意事有不能盡如人意者不才平生之不幸每如此然
奉老丈片詞皆依附名節雖庸懦鄙吝不覺勃然古謂以友

輔仁良非虛語此行雖已貽羞士類然尚不至瀟尾誠溺則
拯挽之力敢忘所自初三日抵黃遇做同年徐竹峯謂事體
不可任性少畱三日所以存兩院之體而使無他詞抵蘄
又爲李秦老及李夢池畱二日兼以石尤爲妬十三日始抵
江州拜大教且領嘉惠其獎與之過存念之至皆出分外感
何可言老吏英才卓識自係世道重輕社稷有福寧能久滯
外寮使回聊布鄙懷百惟照原爲荷冀藥熟未及良欲齋
蘇養復張龍津其萬一樓集
不才鄙念已久所以濡遲者謂清時良會不忍永訣誠有杜
陵之愚爾而罪累日彰不得已鼠竄尚可言去就耶平生不
萬一樓集
卷五
二

解治生自此抱膝長吟尋村中學究相倡和得一僻句自謂
名言以樂餘生分願足矣尚敢有他望而來教云云知老丈
爲套語然非所以施之道誼骨肉素相知愛之間也何如何
如奉到腆儀皆出格外遵命盡收納囊橐然未免以身爲溝
壑矣統容回舍嗣布不宣

萬一樓集
卷五
二

奉違台範幾三十年矣老師忠貞粹懿居則蒼生引領出則
元老讓德茲且陟崇履要平生蘊抱盡展而社稷生靈俱荷
洪懷卽古臯契何足當也

問禮

謝鄙庸懦非不景慕前哲以

期不負門墻而難披末路屢遭人言知者疑不知者笑愛禮

者謂自反無愧人言不足惜而忌之者且反昏乘隙謂爲不
達時宜若其罪累之所由來則識者無幾矣卽欲覩顏在位
以報朝廷而義有不可以故投劾東歸小舟過石頭懷仰
門牆猛欲晉謁一挹春風不惟不敢闌入都城而慚報萬緒
趑趄莫進但此生已矣行將與草木同腐雲泥更遠又有不
能超然者謹專力一叩階除而因以布其區區乞於清暇賜
一展覽庶足以見禮之罪累未必盡由自取而死後游魂尚
思依附清標嗟夫亦妄矣方今賢俊執不周行其不理於口
者庸穢可知而尚欲嘵嘵然曰於周行中之第一流何其不
自量至此沈身旣隱矣焉用文之而名節爲士人根本可不
萬一樓集 卷其

三

白於庸眾人不可不白於有道君子也是以不避煩瑣冒昧
陳瀆百惟垂鑒并祈珍玉以答 明時爲荷

復王竹陽

問

山野鄙夫不自意得備使令門下垂情年家忘其固陋

教此多方非不感激愚奮以圖永終而罪狀昭著卽荷廟
廊原宥暫寬斧鉞顧以不肖之身蒙不貲之議強顏人後曰
此心無愧也五尺童子腹誹之矣因思二十年奔走皆羊腸
曲徑不能自展尺寸此後更復何望故不能少需尊駕亦意
巖廊虛席已久尊駕亦無反楚定期遂爾肆其鄙劣而上負
朝廷生長之恩知已曲成之愛下孤父師之教慚愧百端

而差可自慰者山中自有田可耕有書可讀有二子雖皆犬馬
一可與讀一可與耕老父猶能躡蹻登山不甚爲知己憂耳
門下德崇業懋晉登三事屬之分內令器美才天既生之而
復奪之此其關係不在一家外人驚聞尚爲隱咽况於父子
之間顧死生貴賤均屬於命痛之無益此在門下自當爲
社稷蒼生割情保重山林枯槁後望殊深使來辱教惠兼念
家父交腆交燦舉家感激後晤無門臨簡不勝馳戀百惟照
原爲荷

復張龍津

奉違數月謂天上故人不復知有山林枯槁矣乃承教惠遠

萬一樓集

卷其

四

頌且榮及家父雖諸公同賜實門下主持之何敢忘大德也
尊教謂生不能勸破此關誠然誠然士君子以用世爲志得
時則進失時則退得意則喜失意則憂故曰樂則行之憂則
違之聖賢皆然何獨生也所貴於士君子者以禮進以義退
守義安命而不慚於齊人之妻妾固平生所勉強而不能者
大率賢者在榮顯則薄軒冕而以山林爲樂在幽寂則經巖
壑而以廟廊爲榮此修士之常未足爲異惟進能有爲退能
自修斯世所難而生進既不能有爲則退亦何能淑已抵家
數月落魄益甚差可自慰者田園無恙老父猶能躡蹻登山
兒輩以下皆如常知生所以歸之意非出得已歡然如昨雖

賤內意頗不自得而見其子婦如此不覺失笑喜而可知也
長小兒尤恐生無聊每具贊召容道生出西湖天台一遊而
生所倦者奔走且惜費不能也所嫌飽食暖衣一無事事爲
世大蠹前輩謂此日閒過可惜良非虛語而不敢以盡告門
下恐門下又以破闢諒我呵呵丈豈謂生者愛我深固以言
戲我而生亦敢戲公燕說卽非郢意爲益良多敢不自勉老
丈大才也而樞機更密異時作用必有度越前輩者何憂之
有孫龍洲明爽遇事發之急而且盡洞然知其爲君子其力
贊生行非世俗所及生感之無涯而不幸至此良可痛悼生
雖偃蹇回首視之所得多矣所附書禮返之甚當但中必有
萬一樓集 卷其 五

復賈宏菴

倉卒離楚不及一奉顏色至今抱歎抵舍卽有傳門下命者
察其僞卻之命雖僞而亦可以見老公祖垂愛之深卽姦小
亦知之也何幸如之行時初意本欲代老公祖齋捧幸離老
難之遂得脫然長往不然則此時尚在長途衰殘之軀何能
堪也過貴府會史禹門公備得其居山之法抵寒舍試之委

爲有味所不堪者不得與天上故人聯轡促席塊然爲天地
間一大蠱深可愧爾承遠教腆惠兼以文繡寵及家君敢不
九頓拜命之辱邇來動定何如時清道泰尚惟珍攝以膺殊
擢不宣

答黃雨高景其書

承教雖溢愛未免過譽而推本事情何見我杜德機如此耶
不才旣以老婦搆衫而兒輩復以田舍翁家舊瓦盆見詆良
可發笑昔人謂父不得而授諸子殊非虛語然弟非好爲此
無益箇中視塾課不慊人意旣不免技癢又不欲顯言塾師
之失把筆伸紙意彼覽之將自悟而徒博其呶呶猶然日寶
萬一樓集 卷其 六

燕石而什襲薄當世而思以待揚子雲於後日嗚呼亦腐甚
矣辱道及敢以一二呈覽幸賜指教毋徒曰村學究其可以
言飭如此也大賦聲金振玉左長楊兩都而直追卜居漁父
不惟善於自寬且足以風世而序中數語尤見警策大軍在
後其先鋒自破人膽此不朽之業非爲學究者所敢品題也
杜律心解素不見其書辱諭當徧訪之不宣

復黃雨高

託庇僅能襄事比舊瑩略似可觀蓋不幸中之幸承念及感
感不才多過爲鄉里兒童所侮與之較益非長者業已有言
聊呈一笑良不可使聞於隣國也別教悲哀中得學博書意

其嘗生也漫答之不意其致之當事者又寧意其有作偽如
尊教而當事者使之嘗生哉顧吾輩潛伏衡泌心苟無瑕餘
似有不足惜者故向置之不聞若門下則大度汪洋尤似可
不問也何如

答陳省齋

久知借重謂爲旦夕階梯爾不意做那子民有福真得蒙被
大化固知不過俄頃而風度之襲人無不歡欣鼓舞況素辱
知愛而竊欲自附於下風者哉慰甚慰甚老公祖磊落大節
經濟洪猷振古今而標日月鬱久而伸其爲社稷蒼生之福
不淺榮進又何足說生以疎蕩之才褊小之量不勝忝忝歸

萬一樓集

卷其

七

以荒村所幸家君老健田園有主雖凶歲衣食可以無憂而
性拙寡交村中四顧無可道心曲繩墨昧者優游日月不過
白首作書蠹爲可笑耳從者下車不能造候而先辱垂念感
歎俱集布復間戀仰微私益爲飛動不宣

答劉少華太守

老公祖卜車兩闕歲矣山林枯朽不能一叩階除去冬辱駢
錫茲者又辱教惠且獎借過分奉誦未終不知汗之浹踵也
追惟待罪仙鄉席不暇暖不惟貽誚於蒼赤而素仰如門下
幸接光彩不克少展斯須每一念及恍然失措不意獲在甄
陶中何者不可自致而子然自外於名教以門下之大雅不

致匪肯出尋常萬萬矣乃垂情破格温腴兼至自分何以得
此哉且感且愧嗟嗟士君子濫側冠裳之末卽反初服禮法
名義豈容遽棄而偃蹇無常自同傲慢自惟進無補於明時
退當與草木同腐兼以麋鹿之性結束登場不能盡得賢豪
左顧況已投放猴冠猩履際時巨目誰無黑白復離此於人
前卽垂愛如門下恐亦當撫掌是以逡巡下流而荒村無一
可與語者惟閉戶作老書生然蠢鈍終無一得益就淪落仰
視公門真如天上而坐老公祖春臺中里門村巷雞犬不驚
優游卒歲不自知其不可也恭惟老公祖粹蘊宏猷敞邑雖
荒陋老幼無不謳歌舉足廟廊屬之分內顧陽春之布每先

萬一樓集

卷其

八

幽谷然不才所以仰答盛大者終無他技也感愧又何可言
對使拜嘉聊陳鄙素惟鑒

賦及復盛淳菴

程君來拜大教蕩然温慰皆肺腑之談深山草莽中得長者
片詞已爲空谷音况盛大如門下平生所辱愛而尤仰者哉
然觀簡末及詢所由蓋已隔歲海內同袍相知有幾朝參暮
商詎惟合并卽魚鴈之升沉其能旦夕期而至哉且喜且悵
門下厚積薄發遨遊山海隱然望重東南而弟且碌碌波沉
日暮思尊已悔其晚嗟嗟 聖朝網羅賢傑惟恐不得及得
之惟恐不終其用意亦厚矣而人心不同命稟各異拔腰鎌

以刈園葵寧無拊髀之思顧自古賢達遭此者不少良能自反無愧肉藿之味分亦不多而安享太平視吞聲斂臂於赫赫者之前卽得尺寸能幾何哉荒村寥落四顧無可語心曲者尊教理舟渡浙漫耶信耶誠得門下泛舟西湖過西陵濯足鑑湖若耶以探禹穴而弟亦褰裳於從者之末覽今弔古撫掌高談仍送仙舟西渡且亦與程君有宿約卽踐之以盡餘興詎不大快清秋寒暑適宜問途爲便程君去謹布鄙陋臨楮不勝馳戀

壬午復縣大夫

本縣夫役用條編銀雇募係一省通例未嘗不便但定夫數

萬一樓集

卷其

九

與工食時縣無正官委來隣司以意懸斷謂道僻只定夫七十五名卽如其數每名工食七兩二錢亦係在官人役常額而又減作六兩故應募各役往往告困且立法之意原謂以額定募夫供一年之用卽一月不用一名不減其值卽一日用至數百不爲別增而黠猾者乘縣官可欺遇上司按臨故意短少謂夫數止此拘楓橋舖戶輳數爲一大害故前時亦有改用里長夫者非雇募也徑免其條鞭之銀捱年輪撥每撥一年二名其弊則該房得以上下其手有力者整年不撥一名無力者差過又差不才亦嘗不避嫌疑告當事者豫照各年丁糧多寡排定冊籍輪撥而不久別弊又生且里長散

在各鄉其在官聽役者不過一人而爲夫者皆在城積年雖
貧寒亦多計見縣中用夫急追責里長則應三五分者以一
錢雇之不行故用里長不惟非條鞭本意亦民間所不願然
該房既利於用里長則其抑勒應募者未必不多方豈惟夫
額不敷卽敷誰肯承當其勢必至於用里長而後已以生愚
見則條鞭雇募行之一省何獨本縣不可行哉額或不足則
有增之而已夫增夫數十名工食卽至整百散在各丁糧不
過毫釐視七十五人之困若孰輕孰重此不待較而下既顧
忌上司亦未必相信故事多阻滯若用米行則出於米行自
取張公祖一時有激而爲此原不以爲常法不待論者也辱

萬一樓集

卷其

十

下問無所顧忌惟高明尊裁

思 答屠赤水

讀由拳集知門下之陵跨古今爲海內所推服者不虛矣顧
公旣曹爾委戢而不才復淪落無當生同疆域而杳若古今
翹首東望徒耿耿耳令姪孫來忽承大教推獎過情而且謂
有耶溪苧澆之興豈惟山川借光企仰宿抱將得少舒而或
者謂門下卑視一世胡肯輕以一字及不才必僞簡耳生意
名賢咳聲得竊聞之卽屬亦足珍詫況令姪孫恂恂可敬此
豈有別腸者但敝地荒落館地一時難得容徐圖之耳臨楮

聽仰不任統惟照存不宣

從者下車不數月而懋實宏依照耀山海且弗言他卽夏間
羣盜假饑民名色擾動無忌非法令得體寒舍左右已爲萑
苻之藪其能高枕至今日耶此雖從者餘事而叨在庇荷中
者自不啻口出榮遷爲內召地爾且夕定別有嘉音登崇據
要一展其平生忝在愛末拜下風者能無榮光生哀劣甚矣
但可閉蓬戶展做篋作老書生倦則率羣兒在老父階下嘲
弄風月終歲不覩一衣冠長者不知往來晉接之禮儀爲何
物所以翹首龍山時切瞻依而終抱曠廢之罪亦不自覺今
從者且飛騰矣雲泥益遠四海英彥落落殊途偶爾契遇而

萬一樓集

卷其

十一

私自心喜謂可附臭味者幾人而對面千里後期寥廓卽草
木能無情哉拜教惠平覺銘感對使布謝諸惟珍攝以慰朝
野厚望不宣

母何答王對滄

高情雅誼仰戀殆無虛日楚中辱教惠方圖脩謝而倉卒投
効遂至曠缺罪歛萬狀自借重做省洪猷渥澤時竊沾被翹
首吳山雲霞咫尺而終不能拏一舟西渡以挹光彩草野偷
情遂成習慣大雅汪涵不惟不爲督過而復承垂念榮感又
何如耶生之蕩鄙門下所知歸出以來益就荒落門下勳崇
望茂若廟堂虛席已久諸惟珍重以膺寵眷不宣

雲泥勢隔不奉音容者十餘年矣門下鴻猷駿烈彪炳中外
秉鈞衡而熙社稷同休共鞏所不待言而暫臥東山似出
人意外然與廟堂虛席旦夕聞鳳詔蒲輪且在龍山之側
矣珍重珍重不才偃蹇衰殘其出處之無當雖妻子羞與之
言兼以山中荒落無可與語心曲而玩歲月者所喜衣食
無缺日得閉戶作老書生然所作者實小書生業耳嗟嗟士
君子淬勵一生遭遇明時不能分肉食者一手之勞下不
能宣痾仆者一夕之急羣鹿豕友漁樵百年幾何而老父在
堂三小兒皆庸才無可望遠大者三孫就外傳矣而庸下過

萬一樓集

卷其

其父與祖豫知無成令兄老師模範西河一脈遂將寥寥矣
夢周家叔辱造就但慮其才力不足以大赴尊望京歸時道
門下者生死肉骨不才之意感刻五內顧小才分定如大匠
之顧盼何然未嘗不因之生色也時抱耿耿而習懶成性向
缺脩候茲因令弟之便奉問百福不盡欲言

癸亥簡時乾所

本朝發其山文誠當

三年陶冶吏畏民懷而不才既過蒙優假復辱推獎銘刻何
旣春事畢山澤老幼無不企仰舟車而海防宏濟非大才不
可廟堂自有碩畫夫復何言知已榮履株守林壑不能少

申鄙悃而致錫華蕃榮愧交集海山相望兩日程耳懶僻成

性安能走候台光觸景瞻雲徒成耿耿不宣

何嘗答龔瑞山詩坐窺寒空望空林巾屨一雙共孤事答龔瑞
向年承盛款兼以珍錫高情雅義尚浹人肝膈令姪棘栖敝
地因得備悉動定更深仰慕茲來乃辱華翰開緘燦然皆真
切之誨著石之談而仙樓疊彩儼然在自恨不插翅夫生本
鄙拙兼以敝地荒陋無一可與道心曲而媿日月者仙景姪
是且仙翁又不嫌俗客而能不垂涎一望清光以消吝塞哉
顧登龍之期容與令姪另訂爾又聞道體甚健家君年雖在
門下者伯仲之間而強力不無少讓矣何脩而得此哉門下
功業未究去角者予齒豈天道然耶健羨健羨春和量福履

萬一樓集

卷其

三

益隆諸惟照原不備

益隆諸惟照原不備

門不簡譚曰海山人

門不簡譚曰海山人

平生仰從者高致愧宦途日左無能可引手爲公增重此心
耿耿顧蒙不棄引爲知己雖江山萬里而夢想常懸今生且
益淪不類矣而遠辱垂念開緘光彩爛然蓬華因念世情雲
雨事所必然而老丈高義如此何以當哉詎金陵嘗言合器
金玉之質今必追琢薦之廟堂矣而書中不以教我何也
生雖歸田衣食卽荒歲可以自給老父強健兒輩雖不亦
可督之爲善事特生素寡交遊村中無一與共心事者殊落
莫其邇來動定何如臨楮不任馳仰

辱下問遂肆其鄙真所謂唐突西子矣內孤字俱改不肖蓋
孤本諸侯王之稱邱文莊公謂幼而無父曰孤今喪父者未
必皆幼不若俱稱哀子爲當愚意是之卽名刺不妨同俗文
中避之似爲穩當不知尊意爲何如耳餘刪去者皆有鄙見
姑不一伏惟照裁也

其風簡朱金庭古人語將車固不取言而不求驚誠然非整

問禮

僻處林壑日就鄙陋違遠門牆豈惟雲泥自分亦以畏

入城市蓋野人之性則然自謂必見絕於大人君子而一時
僭妄不意門下者怡然鑒念側聞往事汪清湖公納采於翁

真一樓集

卷其

十四

榮靖公人有言汪之貧者翁公曰吾正取其貧耳今禮之庸

劣不能拜清湖公下風萬分之一而執事者門第世德視榮

靖公又不啻倍蓰而已乃略無非偶之歎不絕與進之路此

其風度之高出古人在執事固不足言而不才獲福於非望

其世世不朽當何如也執事勳業在朝廷德望在海宇

黃扉虛席已非一日恐旦夕赴召則攀援無地不盡鄙悽

別有介紹伏惟尊重不勝仰望之至

久不領大教仰企殊深顧鄙陋成性不能少布區區於下執

事惟因風便得聞動定榮光則揚眉鼓腹而已今之論交者

莫不曰不以幽顯異意然時異勢殊翻雲覆雨亦何足怪以
生與小兒之謔劣仰門下之英碩加以門第世德之崇卑遽
萌妄念孰不傳笑而從者略無難色此非略勢分而念平生
一日之雅何以得此此其銘榮受福流行世世非今日一言
所能述也榮上諒已有日不盡鄙意僭申別紹惟照察之是
荷

復徐漁浦

禮問禮結髮辱尊翁老師造就真不異父母之於子弟願鄙謙
不能自立後十餘年始至京師入門墻卽得親賢昆玉麟標
鳳彩退而竊念老師在做邑長育人材一念不啻文翁之在

萬一樓集

五

蜀選食其報宜有然者自後沉淪不得朝夕于桁馬之側又
三十餘年始得拜車塵於都門過蒙垂念凡百爲之左右舍
親陳葉三君每道之津津在齒頰間尚有餘味竊思潦倒遲
暮所以圖報世德者惟有不取自棄而不覺失措還山以來
雖此心耿耿而庸儻如舊無可奉問新邑大夫下車拜領華
教始知動定百福第老師大用未究門下英猷燦燦更世尋
常恐旌騎終當北指使深山中歌堯樂舜者得所倚賴爲懸
望耳緣伏苦次久失脩謝禫後數日適邑大夫從者之便謹
此臨楮不勝戀戀

副簡

老師治行舊曾列之邑誌但拘例未能及其詳毅軒公初政
井井父老觸景興思莫不曰五十年得再覩漢官威儀非老
師德澤入人之深何以有此生復語以門下之表表無不舉
首加額意有所屬而敝邑誌係生僭妄本不成文不意屢爲
好事者私竄益致有識者掩口閉中不揣尚欲增損一二統
容嗣布不宣

簡徐臨川

三年之喪而弔孔子以爲虛然曾子曾以母喪哭子張生於
鶴山公兄弟之義不減二賢踰兩月不一臨殊不能安明准
往矣乞語主人成禮卽返不飲酒不食肉彼此各以禮相與

萬一樓集

卷其

六

從者左右其間出語鄰里親友可無難色未必非厚風俗之
一道也千萬千萬

復沈秀才

不意中得華教足何垂念往年蒙顧雖健羨英畏不能少致
款曲至今抱歎賢明乃能如是耶聞養純抱偉來秋定當大
發小孫輩雖學操觚無一當鄙拙意者辱齒及愧愧秋冬燈
火正堪精進百惟珍玉不宣

萬一樓集卷廿八

終

啓

啓三司諸公

某猥以庸愚叨隨史隸過承優假不惟禮數之寬深荷成全
得脫流離之厄逮及臨行復蒙蕃錫旌旄出郭勢略堂階絃
管傾杯塵清客舍歸途萬里總依日月之光翹首五華無限
雲山之感

復夏簡吾啓

政隆教舉懋化理於一方德積道興垂典章於百代欲新方

萬一樓集

卷九

一

策不鄙凡流旣上告於監司遂俯申乎使命詞存優獎良逾
華袞之榮光享用多儀不啻元纁之稠墨顧秉丹鋌以有事
愧乏良史之三長而荷葑菲之不遺敢惜愚者之千慮謹當
趨侍用助編磨固雖援舊爲新第拾諸儒之緒必使信今傳
後足稱一家之言始有補於良圖庶不孤乎雅望效蠅隨以
致遠頓減窮愁爰雀躍以拜嘉先申固陋

慶張應泉壽啓

慶轉弧辰正展專城之驥足歡均轄屬尤深入幕之鴻私聊
備菲儀用申遠敬顧南山之頌不及期致於堂階然北斗之
瞻實則心懸於霄漢禮慚成享望切包涵

三司郊餞帥視吾大巡啓

九天湛露肅將清炎微之塵萬里馳輶回馭動陽關之色借
儼郊門供帳少延僕隸弓旌謹齋宿以輸忱祈垂情而終東
恭惟臺下秉心正直執德宏深端笏整容獨擅蘭臺風采停
車問俗永綏荒服冠裳自官府以達於閭閻曰利曰弊巨細
總歸經畫由會城而推之邊徼若夷若漢賢愚咸沃恩威舉
其最大不兵革而底定三宣卽所尤難斥崖岸而嚴寅百職
金沙榆海水若浚而愈深太華點蒼山不言而增色故雖在
羈縻之外道不捨遺而自有監察以求人稱創見車懸豹舄
觸劍氣以如新簡執螭頭挽繡衣而選侍旌戈簇擁道路除

萬一樓集

卷五

二

嚴曉日五華彩騎映蠻王之負弩和風六詔祥雲擁漢使之
歸槎某等叨承節制均荷裁成義固屬於執鞭情尤深於臥
轍關亭梅柳色已衝寒潢潦谿毛欲因羞薦伏望俯垂監察
暫弭麾旄出祖道以陳芻固愧有司之職分微驪歌而納犒
益徵無已之至情某等不勝祈望榮仰之至

與瀾滄兵道同賀巡撫王毅齋公壽啓

伏以陽德復亨華晨晉屆祥雲七澤嵩高昔喜生申彩日五
華海晏新逢頌旦駿望久隆於麟閣鴻施早麗乎羊碑衛其
身而衛國衛民三尺尚餘玉劍得其壽而得名得位九重正
啓金甌某等光依北斗每居六詔之先祝效南山敢在三藩

之後謹專介紹用展織忱
與瀾滄兵道同賀帥院元旦啓
伏以三陽景會喜斗柄之回新萬里邊關幸星輶之在望屆
端懋慶六詔同春冠冕宣文百蠻獻歲逢佳辰而增懋占瑞
氣以輸忱恭惟臺下望重朝端仁行徼外激揚獨擅清瘴瘴
於幽巖愷悌兼施轉陽和於窮谷三宣不兵革以底定百職
泯崖岸而威嚴銅柱金沙異類同登泰運瀾滄洱海發生更
荷春陽茲當元會之初益見昭蘇之澤閭閻簫鼓老穉歡呼
山澤雲霞官民快覩是雖冰霜曉日玉節已弭關門而桃李
春風豸繡永光苑服詫屠蘇之曙彩總分霽色於岷峨振豹
萬一樓集

卷七

三

尾之雄輝默轉韶華於金碧錫福乃爲斂福祖道風清先春
所以宜春天門日麗某筭習聞塞曲喜見春盤頌起椒花邈
榮光之有自杯傳柏酒欲獻壽以無緣同睨年期謹專介紹
伏願德與歲而俱新道乘時而益泰螭頭封事遙開白獸之
尊燕頌英標早得金幡之勝謀等不勝榮慶仰頌之至百
雲南三司請按院啓

伏以仁敷邊徼固隨地以生春義切宗依每披雲而望日再
申鄙意同懇台垂恭惟臺下朝端綱紀道揆儀刑固平易以
近人尤嚴明而執法三年報最望益重於兩臺萬里宣猷化
正行於六詔茲當竣事暫弭偏方固知地異衝繁得清心以

者事因欲神凝貞一爰慮善以圖終無非爲國爲民豈曰惟
安惟逸顧藩城爲一方都會居中馭外雖云鼎立三堂尤重
者按臺之糾察而瘴厲在九夏方張節陰宣陽雅審天成百
福防微者古哲之遺言况某等均有休承慚無遠識龜長筭
短固荷裁成面命耳提尤思朝夕曾申鄙悃未悉幾微敢忘
千一之嫌輒冒再三之瀆伏願上珍玉度俯察輿情負弩鳴
鸞借兩目有司之力揚眉輟色慰一城父老之心則昆海之
波不揚而加巨五華之彩默引而增長某等不勝仰望之至
代王上舍請謝大尹啓

澤沛棠陰共喜陽和之播樽開松徑私申愛戴之忱顧援瀆

萬一樓集

卷七

四

在分非宜荷覆庇於常加厚迂疎末學每辱陶鎔孱弱小頑
尤蒙甄錄一家樂利百歲遭逢況此清秋相維嘉節斑毫朗
鑑旣已重駿價於一方錦纒長征行且奏鴻休於萬里輿隸
且爲生色草茅能不怡情敬瞻車騎之榮馳謹潔豆登而肅
候澗毛汗潦敢曰可羞於王公牝牡驅黃素恃不泥於色相
遂忘僭越用布織微伏望少弭旌旄俯臨蓬筮率子婦以羅
拜生平之夢寐克遂於一時卽燕雀且喧鳴意外之光華足
誇於百祀

啓任侍御

恭惟臺下殿中執法海內儀刑借重一方自官府以達閭閻

周簡命而相爲雀躍仰台千里由會城以至邊鄙計期日而
共待鴻休問禮猥係凡材叨塵末品登龍峻閣副夢寐於平
時附躡長途幸遭逢於此日僭裁箋牘祇候旌旄

啓任正字代巡

恭惟臺下度超物表望重朝端自昔攬轡於兩淮已沐澄清
之餘澤乃今秉鉞於三楚得專覆庇之深仁雖草木皆動輝
光在迂拙尤多慶幸想都門之旌蓋仰切摳衣念遠道之風
塵俯慚負弩

啓任正字代巡

伏以東皇布德見造化之無私南嶽回春荷調宣之有主謹

萬一樓集

卷九

五

望雲而占瑞因稽首以輪忱恭惟臺下望重朝堂仁行江漢
首籍權姦之賂產精明與渾厚兼施隨詢問里之隱微都會
與遐陬洞燭轉陽和於幽谷函淑氣於巖扃冠冕敷文新運
事隨乎斗柄履端懋祉泰交景介于星輶調禮本以迂疎猥
蒙優假屈良辰而雀躍翹仰龍門守憲紀以駒隨慚看鳳歷
謹專介紹用叩台嚴伏願益崇舊德晉迓新祥白簡黃封獨
啓獸尊於天上清霜湛露永歌麟趾於域中

湖廣三司賀撫治鄖陽方公啓

五

隼旛熊軾分疆擅四省之雄漢水方城開府據一方之勝惟
朝廷軫念南國謂撫治非蓋世之才不當其任而臺端養重

東山卽簡命必獨坐之舊始暢其猷爰采譽望於斗山遂借

勳威於鼎鑊秦關蜀閣共仰雄風豫土荆陬咸瞻化日某等

濫竊封疆之責欣承棨戟之光景戀台階徒整冠而引領奉

揚憲典實鼓掌以舒眉謹專一介之微用致多方之祝

湖廣三司壽任按院啓時任在劄常德

恭惟繡斧臨邊荷風裁之遠播蓬弧屆節仰景福之彌昌況

當首夏芳晨更際清平良會事偕時而兼暢感與應而交孚

瑞氣獨鍾芷水桃源倏聚休嘉於南極祥光四燦蒼梧赤壁

共占遐算於西臺某等株守憲條斗依台度致岡陵之私頌

同看衡嶽卿雲念松柏之英標定作漢宮畫棟雖敬承大雅

萬一樓集

卷七

六

筐篚珍襲不敢以上瀆清嚴而濫沐洪深沼沚潢汙少假之
以下申明信專馳一介共祝百年

啓任按院

本月初六日准本司關蒙本院批詳將上江防道印務行職
兼理除遵奉接管外竊念職猥以凡庸濫叨任使卽本官尚
多緜曠更別署寧免迂疎況此江防控洞庭而據一方之要
會且今迅候值春漲而當累歲之飢荒回省往愆二豎膏肓
旣已遭父老之笑勉圖來效五日京兆何能增保障之雄顧
承雅度之優容仰荷德威之誕被謹循尺寸庶保尋常理合

稟謝

湖廣三司端午節撫按兩院啓

天中佳節自昔稱祥境內流風於今尤重驚憐物候殊深朝
夕之思遠遠弓旌莫展起居之敬因緘荆筐用佐蒲觴固喜
惠澤溥而江漢波清競渡偏宜飛棹兼荷威望隆而邊關警
息辟兵奚取靈符俯沃餘休遙存景祉

啓趙中丞

代張龍津作

恭惟臺下抱文武之全才懋安攘之大烈建牙闔越已清南
海波濤授鉞燕關仍倚北門鎖鑰蓋法臺嚴峻貳丞允屬具
瞻而畿輔叢繁綏輯必資名世是以九重簡任允孚四海輿
情某辱在門墻宿荷栽培之力踴躍江漢時新仰戀之私喜

萬一樓集

卷七

七

寵命之人傳竊餘休以自慶因緘尺素用表寸丹所羨玉節
增華首方輿而誕敷聖化行看金甌啓覆參密勿而共鞏皇
圖

啓顧青嶼

恭惟臺下德秉純全業崇廣遠鴈冠正色已端模範於縉紳
驄騎生光更借激揚於江漢聞望隆而先聲下襲風度別而
僻壤遙承衡嶽之勢增崇洞庭之波頓息問禮猥係凡庸叨
分鄙幅愧非利器當盤錯以何堪幸就法程仰枌榆而竊慶
謙尋舊典用迓前旌

賀王對南閣老公子解元啓

代作

燕城曉日鳳儀遙燦苞翎汾水秋風鷓鴣獨摩霄漢惟仁微
在於有後故英步自爾無前士類同榮鄉邦更切恭惟閣下
忠貞體國愷悌作人教蚤重於義方慶懋延於後胄宮墜鼓
篋蛾術蜚聲弓冶箕裘麟振穀似展也稱萬人之傑巍然爲
一省之魁雖庭訓之素嚴惟恐先乎寒士卽典章之增峻尤
致謹於世家而太史占星文運誇晉纒爲得歲爰有司秉鑑
明揚宗湯立之無方曙色分而彩榜高懸共詒空羣於冀北
歡聲沸而芳名首著爭傳擅價於天南且弗云駿業遙承韋
之賢伊之陟世濟可卜而行見龍墀獨對宋之郊漢之董時
望先歸^某幸同里閨遠滯江湖正席以展鄉書竊想枌榆瑞
霽斂襟而歌世德遙依槐桂清陰肅具素牋恭申短緒國有
臣家有子得名得位旋看隔坐於御屏裕於後光於前惟孝
惟忠永願勒銘於彝鼎

賀楊冢宰子中鄉試啓

代作

伏以庭訓多方懋著儀刑之實鄉書彙選式宏世濟之休惟
駿烈邁乎前脩故鴻慶流於後允道存光裕喜動縉紳恭惟
門下海岱人豪帝王師表卽宦業之豐懋總勒鼎鐘而邦治
之晉膺益懸衡鑑海宇賢愚得所門楣內外揚芳霧雨連朝
已變南山之豹風雲千里遂連東海之鰲出蛾術而鶚薦秋
霄論舉值昌明之會式螟穀而鹿鳴曉日周行屬文獻之家

萬一樓集

卷九

八

世美定不讓乎關西羣空已騰稱於冀北桃花嶺畔景氣增
鮮莫莢堦前御屏豫設某素緣謫鄙仰荷裁成推報國之微
忱固喜明揚得士本通家之末誼尤欣奮徙逢辰謹布尺牘
用申寸緒佇望公車獨對行看皇業同襄忠於國孝於家弓
冶之休風遠播彰其盛傳其美棘槐之瑞日常浮則計偕有
光於漢而世德無忝於伊某不勝云

回節書

恭惟門下德超前哲膺景福於泰來誼重同寅循彝章而晉
錫雲牋綺句開絨動韶濩之音璠帙華函入室掩元纁之色
禮幸隨驥尾嗟歲月之蹉跎每捧魚書感情文之兼至受而

萬一樓集

卷九

九

不報捫心慚禮義之中始在有終仰德慶貞元之會伏願益
嚴素履懋迓新祥溥德惠而徧播陽春乘熙晨而入持鈞軸
道隨時暢善與人同謂不勝感荷祈望之至

邀藩閫諸公遊春啓

清景固在新春宦遊偏驚物候敢洗行廚於竹裏茶禪立馬
於花邊蓋雅道之所重者弛張而世路之不常者聚散各假
片時之休暇共成千古之風流晤貴及晨意非在酒

三司公餞任侍御啓

豸繡觀風仰丕猷之宣著鸞車計日祈餘澤之汪涵情固溢
於攀轅禮竊緣夫搞從謹陳俎豆敬迓弓旌恭惟臺下正色

立朝輸誠臚國擁蘭臺之風采望已重於九挺振鷲轡之霜
稜化早行於三楚蓋激揚本仁義之中凡在仰承莫不畏夫
威懷夫惠而馳張得緩急之度苟經裁度皆足憲乎古準乎
今大業無疆銘鼎彝而莫罄前期有定整簪笏以言選曉日
照城樓黃鶴白雲縹緲如知戀德春風拂江驛晴川芳草幽
閉若護行舟某等均以迂疎稔叨僂渥千里附憐蠅驢百年
勢阻雲泥想北指之旌旗神疑同往探西來之沔漢意與俱
深敢因山閣之臨岐僭擬郊門之供帳谿毛潦水詎足薦羞
岸柳關梅僅堪攀折伏願俯垂鑒念少假清嚴出祖道以陳
芻固屬有司之常分止驪歌而更爵益徵無已之至情某等

萬一樓集

卷七

十

不勝祈望榮仰之至

時乾所賀起用啓

不佞狀不如人老爲絕物適蒙推獎遂致廟廊之俯垂本自
衰頹能逃展佇之明見廢置固緣夫於義所愧負知己於雲
霄偷安亦遂其私心敢謂追哲人於竹帛復拜章於華衮益
抱恥於茅衡青眼丹心耿同往昔黃麻白髮卜待來生敬對
使以拜嘉希垂情而鑒鄙

代鄭選貢燕署縣事劉三守請啓

握紀栽培叨荷育才盛典齋心習服僭申犒從微忱蓋循序
資之舊以新拔穎之規固一時曠舉而借黃堂之重以造下

邑之士尤百歲奇逢不揣草茅敬陳樽俎謂豺獾尚知本始能各展其性靈而汗潦亦可薦羞肯自嫌其明信倘霜露風雨至教不擇物而更施則里巷山川嘉氣亦因時而殫發崇儒雅致在昔無前稽古榮光自今爲烈謹踴躍以清道路隨恭肅以望旌旗

昏書代作

忝眷弟樓某

云

伏蒙尊垂許以第五令女係馬孺人所出

者貺室某之子允濟謹納吉者義先舊好禮重世姻惟緣親而致親斯以美而濟美顧俗多不察以時禁爲疑而制本有中於律文自見論先姊在小兒爲姑氏固嘗有慶於高門遵

萬一樓集

卷七

二

先典問令愛之母生實則無關於寒族雖附遠厚別當嚴內外親疎而謹嫌明微終非姑舅子女所愧貯無金屋敢云下有玉臺恭承朗識獨察似是之非更荷高情俾得轉新於舊卜云旣吉終焉允臧詎惟開後嗣之光承且足慰先人于望外敬修彝制用締休嘉

又代作

禮重大倫叨良緣於倚玉義嚴正始循定典以申芹俯垂出世俗所難仰附愧門楣非偶重增一顧懿締百年恭惟門下冠冕名宗淵源實學力持古道非曰惡富貴而逃曲獎後生不在見紛華而悅眷釐媛淑允配凡庸竊念某族屬雖腴生

辰獨謙道希原憲已並肩國士之資身操謝梁鴻敢藉口右
軍之坦腹顧陸沉於費序策驚寧足先驅忝喬附于絲蘿采
非不遺下體卜云既吉允協鳳占拘不可虛敬陳鴈幣咸識
承嘉於當道敢云不腆於先人惟在鑒原益深感荷

嘉徵請昏期啓

代作

謹占臘月二十六日恪尊舊章奉迎淑女者娶非爲養本人
道之常經享不及儀媿天緣之踰分旣蒙俯引容敢後期敬
卜良辰懇成懿典春光已動正貞元際會之時歲律將更啓
天地泰交之運以椒觴爲合巹節豈偶逢因懸葦乃結穉事
焉由始冒申微悃端望尊重

萬一樓集

卷芄

三

嘉徵納徵書

代作

嘉徵納徵書

名門繡幕端徽雅出尋常末品繩樞孤陋粗知章句久欲探
珠於碧海幸許傳心甫思種玉於藍田遂叨刮目謹循舊典
薄薦微忱特達愧匪圭璋信將敢塵綺錦盟諧鳳卜正冰霜
堅松柏之心醮迓魚軒俟桃李貴門墻之色僭援素雅永協
嘉徵

嘉徵納徵書

代作

嘉徵納徵書

伏承嘉命以長公之令女貺室次小兒之子方辰敢以先人
之禮敬納徵者鼎鐘閱閱采葑菲於幽叢蓬甕章縫附絲蘿
於喬木深慚非偶特荷優容在相馬者旣不主牝牡驪黃得

登龍者能無友琴瑟鐘鼓緣典章以固金石盟欲儼於帶礪
山河申明信以薦王公毛惟取於澗谿沼沚一時錄齒綿綿
結同德之歡百歲齊眉世世邀異常之福伏惟台垂鑒念不
勝榮荷之至

萬一樓集卷二十九

終

萬一樓集

卷廿九

三

萬世樓集卷三十合於世祖顯高本堂商由後裔文新爲商

前文歸由夫既元室並年常而曰諸暨路問禮子本城著于

登記亦育夫長言春而歸高子善與人觀觀者其業其不厚

而高士軒記既夫登覽文其出赫皆以黃其其顯與公之

元厓子初與予同事緒山錢先生時予方弱冠學爲文詞而

元厓子彬彬學已有成與先生獨相得自後元厓子學益進

不惟師友相推重即自許亦以爲得王文成正傳而予日淪

落且迂僻酷是宋朱文公而於文成之道謝不欲聞然元厓

子不以是棄予也每相遇必談論終日卽未盡合意相許可

自後元厓落魄風塵而元厓子亦小就爲續溪簿中丞周潭汪

萬一樓集

卷三

一

公爲題其軒曰高士意以文公爲同安簿曾以是名其軒而

元厓亦爲是官援以贈之其屬望之者不小矣然予嘗聞之

太山者不探珠蹈海者不采玉王文成誤疵文公不遺餘力

元厓子既入文成戶庭寧肯以文公爲堂輿而申丞舉以畜

之而元厓子亦欣欣不以爲怪豈文成雖譏文公其至當自

有所在故爲之徙者不嫌兩可耶抑亦漫然名之漫然居之

而不暇跡其實耶夫名實之實也緣名以責其實則文公之

名軒亦有未易言者何則高士者賢人隱遯之名非君子履

道之極也夫君子之道平常而已率其平常故雖德如孔子

業如周公不以高名後世所謂高士皆商山富春之流然商

山富春諸人能高於周孔耶顧世方役役而彼獨能危步遠引自或一道凡言高者對卑而言非中道也朱子身體力行莫非聖賢之實而顧以此自名意有所在語悉其記中今之士其役役也甚矣較得失於尺寸之間秩非美不居也何商山富春之足云元厓子自負其平生不在人後而卑卑一簿恬然居之役役者比耶高談闊論世非無人而究其所至無足比數文成使之耶文公使之耶故有志者且弗曰宋儒新學必先去其役役使足比跡於古之高士始可以共學而其所常適從終有所在此中丞推挽之意而元厓子默飲其醇居之而不怪者也予官畱都元厓子以職事至畱都事簡諸

萬一樓集

卷三

二

公多論學者聞元厓子至皆以爲奇遇顧予固不入其說人多歎服而元厓子不以病予夫道無兩是入者主則出者奴且予自愧不免而元厓子獨異於是此亦其高之一端而所以名軒之意初不以此因爲著其說使歸揭之楣間固以畜元厓子而亦以告夫後之居是軒者知此軒非以一人得名苟能有以自高則風塵簿書之間亦可以爲商山富春而文公所望於後至者將不在同安云

莫通家子記

方今仕宦子弟彼此俱稱通家生子壹不知通家之所由名也夫四海九州地未必同其祖父之仕宦時與跡未必同幸

而同矣其志向未必同而胄裔率以通家稱得無未近於情耶竊聞先輩風流可法一時宦跡所至其子弟無問少長朝夕起居考問德業不間閭以內其在上一以父兄之禮自居其在下一以子弟之禮自執義同骨肉卽有一二未必然者不欲遽爾區別嗚呼三代而下漢唐暨宋其風俗可謂厚矣朝出肺肝暮且墮井而落石者有之況其子若孫能不忘世講如今日哉卽其中未必盡無崖岸而循名責實亦未必皆廢禮而存羊此固漢唐以來所不多聞也特余生僻壤而入仕籍更晚不獲覩此休美疑冰吠日有自來矣歲萬曆乙亥留都部曹諸公極一時盛且修先輩故事易子而課旬爲一

萬一樓集

卷三

三

會各因所至考其最殿而摩礪之禮部蒲州馮竹坪公子大者名搗謙年十六小者勞謙纔七歲爾我兵部則興業何鐵樓公子右雍獲鹿曹嗣山子應徵應召右年十四徵年十二而雍及召與勞謙同歲河源李斗野子樹楨年十武進史禹門子志實少樹楨二年而吏部涇陽雒涇坡孫獻瑞亦七歲矣又上元俞邦揆年十八羽林前衛李承宗年十七蓋諸公教諸子館客之也子一日會於涇坡公宅凡會門者必謝客予闖而入揖罷各詢其姓名貌其氣象長者彬彬幼者颯颯雖狀各不同莫不可喜隨聞其課若就斤之木石名花之蓓蕾雖形質之大小精粗異齊而體段已具知其必爲令美登

明堂植上林雖未必盡同而其不爲榜櫟豫可知矣顧今日
薰陶摩礪油然而堂異日各稱之曰通家通家是豈不近於
情者耶嘆羨久之坐定顧諸公曰犁牛之子固騂且角與
諸公大笑同詞而起曰亦虎父生虎子爾予復正色曰信哉
然跨竈者多矣哄然而別夜坐小齋念慕不已爲作通家子
記夫通家之名世孰不稱之未必有其實也諸公既能修其
實而諸子之材質又足以濟其休美前輩風流之盛於此復
見顧他日不使予言爲飾且養是在諸子而已涇坡子庠生
子仁亦在座于翰雖留家而席有謀交予得覽之似不減乃
兄風味顧予豚犬二長先行次中行皆失教且代予寧父母

萬一樓集

卷三

四

于家雖諸公愛我特切不得令之側受摩礪之益他日又可
漫竊通家之名耶爰書一通授之使知聞風向慕亦且將召
之來矣曰不對予言顧諸公皆諸子而曰爾知予事乎
嘗而大同樓記復及茲更觀其美而益遠將文烈鬼於野
定遠大同樓前尹鶴村陳君所建也定遠叢山沃野城中平
野而樓又當城之中始陳君之下車也周視闔閭曰是不可
無樓顧烹餅擘擲抑何所得良材乎既而政行教敷且得脩
木命匠伐之報曰稱爲棟樑顧巖險途長懼不易致停者數
月忽一日大水津吏報曰木且至郊君往視之曰天贊我矣
遂命工始於隆慶二年冬月至三年夏月告成樓三層二十

有八楹高伍仞而餘周八仞而儉不通四衢上置刻漏八窻
中啓左所左縣南儒學北分司各顏其義而統名之曰大同
君之意蓋不以斯樓自私也落成之明年君遷秩將行余忝
事後塵碍嘉尹李君太守亦以政至君邀與同登忽舉爵曰
斯樓之建固余之志惜乎其未能大也余曰何未大之有可
以登可以觀可琴可尊何未大之有且天下事何可自必顧
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惟其遇焉爾大而無成不若小而有成
豈獨斯樓哉吾人之處世也亦然固有慕三代志唐虞而不
成者果能有成夫而四海九州不爲馳騫小而一官一邑不
爲卑隘龔黃卓魯膾炙人口不在蕭曹魏丙之下而取法周

萬一樓集

卷三

五

官者卒釀宋禍與夫先見力爭反以激成其勃者俱不若三
難之路副今吾樓中之人可以鑒矣二君欣然相顧曰有是
哉洗爵更酌風日晝烟月星宵霧長吟清嘯仰舒沉悵者凡
幾別去命予以詛既而新尹王君且至余馬將東而學博交
峯阮君復以爲請余又惟君之作斯樓也雖小而命斯樓也
則大夫大同之義亦遠矣夫同之俗惟上古爲然何者其民
朴其政純也定遠屆西南極邊雖文采未及中原而俗儉民
安去古不遠誠得長者表帥而歸之大同登斯樓也可以不
愧陳君既以之自命假以歲月其雅志必將有成而奪之他
去吾於是有感於化民成俗之道久任爲先而顧瞻名義嗣

續甘棠不能無負於後之人蓋不慕乎大而亦不狃於小始於斯樓之名實兼舉之也併記其說楚雄府知事前給事中駱問禮撰

頂站紀行

二十五日早發安莊驛時大雨初收山路皆濕聽水聲隱隱如雷望烟霧一叢濛濛冲天知其爲壘水矣山迴路轉度石橋視橋上水皆湍湧曲折下橋尤怒號衝擊繞龍塘峭壁瀉石厓石厓兩級水瀉上級復怒起下沛故名壘水高無慮百丈闊幾十丈銀領雪溜峻急上噴迷漫四山雖晴明常如陰雨飛沾人衣其下駛穿曲峽路盤繞厓前足常震慄佇望半

萬一樓集

卷三

六

响殊暢人意行里餘見數峯聳直可愛正當輿前漸近則峯雖離立而下聯如屏高不下萬仞所謂關嶺是也關嶺與箕弓坡對峙兩山峻列而河流直界自坡上下視如白練然石橋堯臥忽一役告余心氣瘁不能行矣余固疑其僞然憐其年尚幼且旦夕之事理所有也促別役爲代別役難之至橋小憩始知橋流俱非小小仰視關嶺壁立無路前役哀祈愈切余固命別役不得已受之役猶臥地不能起余謂奈何與人曰一臥醒歸無足恙也舍之徒步上嶺百餘武視前役已起坐再五十餘武瀟然去矣別役對余言此廝最黠昨曾代之役亦如今日余曰何不早言之足不任復登輿皆之元而

上雨忽至及馬跑亭與人置余道中皆入亭避雨惟一僕依
余車側雨大且久山水聚奔余欲入亭不得而亭水亦溢不
可入矣須臾雨少霽輿人告行及苗民哨日出水猶在溝而
石路乾可履矣因嘆人之情僞天之陰晴其不可測如此上
嶺嶺謁關廟禮畢祈籤得吉兆且有勉詞廟籤極靈前此余
曾有驗云入關嶺所午飯畢行數里遇鐵進士行從余檢名
刺欲與會至車前似無鐵公在者收刺更行一二里見馬上
一丈夫甚都疑非常人蓋鐵公也各遣從致殷勤去執事復
有以病告者余曰不可再罔矣行數里察之則二日前爲犬
所噬殊非謾也午後俛雨倏晴過坡警甚險不能盡述其大

萬一樓集

卷三

七

者象鼻坡蛇倒退當其高處四望雲山俱在足下而查城驛
當其坳中故俗呼爲頂站入館清晴飯後復雨頭謂山川之
異僕人言見一男子投壘水橋下眾苗人奔救不可得以官
司逮之急云此亦事之異者筆札偶便記時萬曆五年七月

云

遷修元謀縣治記

元謀縣屬雲南布政司武定府和曲州在道則洱海西南州
縣無不在萬山中而茲縣山雖叢而野亦曠東接本州南聯
楚雄之定遠西聯姚安之大姚而北則達蜀之會川遠峯稜
稜出雲漢間人望而知其爲蜀山蓋度金沙江抵界地其舍

可數矣會江故多盜出沒江于時不可測而縣巖且疲地饒民稀半從荒蕪在土官時雖或不度民反樂業及後改流官既備員而徭役日煩民不暇給治其地者何敢自謀縣治舊在今治民居之西南向以爲非便改而而南不數年復改如初又以爲非便更遷北去里許東南向益不便遂曠而蹠民居不數年墻屋俱頽殆不可緝令之心卽不敢自謀而雜居民間非體甚矣以告兩臺下府議議上錯移司道參議者越二年而始定今址卽舊治之東當民居上游而西向如舊然其地平廣非舊比矣鳩工於萬曆五年冬十月至次年五月落成大堂後堂重門卷舍儼如也後爲令衛左貳右尉各有

萬一樓集

卷三

八

寢有堂有門東西吏舍庫若倉各有制居神有祠羈罪有所井然且翼工料費計伍百金有奇易地以官田不計董其事者胡令尹平主其議者辛守存仁其他始事及庀工者畏繁不盡述嗚呼古之帝王茅茨土階而不以爲陋其諸司可知時則然爾今百司體式各有令甲禮樂制度燦然明備尚恐不靖而以古道藉口良非通議然保民致治要有先務不急所先治則不古而刺刺然以堪輿外家之說慮設險守國之經數置數廢奔不可以勝偶如民力何而動以自逞語謂國依於民有識者能鑒此矣書之以告來者

平南古渡在永昌府北三舍江名瀾滄亦名浪滄鹿滄源由吐蕃穿萬山達府境由順寧車里入南海渡邊兩山插天其最高者名羅岷路盤峯頂之元而下林木蔥鬱花卉四時不絕而鳴禽怪獸時足驚人翠微中飛霧縷歎俯視長江如線下至山麓始知其流甚巨綠波潏練好事者懸繩測之深三百丈有奇一橋跨石磯無慮六十餘丈中無砥柱皆疊木懸轆棟守其上貫以鍊纜遙視如辰虹掛空而車馬往來於中冉冉若乘雲駕鶴其奇麗蓋中原所未覩相傳漢諸葛武侯南征時度此遺制也近復甃橋之兩湫爲闕樓可啓可閉橋北有武侯祠堂殊卑隘不惟非所以居侯而坐其中如入深

萬一樓集

卷三

九

谷橋左右翠壁蒼巖迴峯曲磴橋之下玉厓鐵柱種種奇狀皆不可見萬厯己卯冬侍御江陵劉公維按部過之謂有不宜然者檄所部更新之廓其祠崇與廣皆倍舊易侯像以銅徹其前堂於祠後更爲樓於祠右皆面江而軒敞然後入其中者不惟瞻謁展舒觀廟貌頰肅而息肩徙倚江橋山壁如躍而前如拱而待如秦皇爲鞭海鯨爲駕而聳伏不一皆當吾座也明年正月公按部回偕屯田副使馬平徐可久兵備副使仁和胡心得分巡僉事蘭谿胡億暨分守參議駱問禮同拜祠下登堂倚樓顧而樂之謂不可無紀問禮惟山川之勝槩不常亦存乎其遇而已時方有事重在險阻武夫悍士

據之以壯百五之形時方無事重在景物騷人志士觸之以
勤古今之感永昌當西南極邊而茲江旋繞諸夷橫壑深菁
當武侯之初度也斬荆棘驅狐貍衝冒瘴霧卽史傳未必盡
徵而其艱難之狀要可想見迨至我朝朝順治威嚴遠邁漢
唐渡茲江者不惟視爲坦道而品題點綴且爲一玩適之名
區然往年小聞騷動當事名公且有望茲江而不欲渡者公
按部職糾察爾顧不憚遠涉加意綏緝三宣以外遠近諸夷
莫不聞風向化而以其暇力及此夫諸夷不靖則永昌不得
高枕渡茲江者安得徜徉容與使當事者重度茲江則諸夷
孰與綏緝而非茲渡之祠宇足以起瞻仰而供玩適則輿馬

萬一樓集

卷三

十

間關於鳥道烟瘴中卽勝槩天成古蹟可弔孰與舒倦勤發
色笑景仰前賢偉烈以興深長之思而定遠馭之策昔人謂
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囿之
興廢然則此祠此宇之興廢其所係要有不可輕視者況也
百二之形不下秦關吳壘卽有事與無事皆不得廢此渡則
夫思武侯之功而爲萬世之慮者寧獨公之事哉而可不以
詔之後人也僭復於公退而爲之詛時經費則署府事鶴慶
府通判朱國正保山縣知縣楊文舉鳩工則永昌衛指揮陳
一龍千戶馬承恩而同觀厥成則雲南府推官趙楷臨安府
推官陳輔大理府推官周于用皆有勞地方者因併記之

雲南布政使司分守金滄道大理公署中有進思齋永樂中左參議江陵劉公所建也公諱傑字子偉故兵部尚書愍節公弟永樂初起家爲給事中奉命有事茲土日久建此齋後復以參藩分守則此齋之建於署中有自來矣越今萬厯八年公孫九澤公以侍御來按過署詢問舊澤入齋四顧衡宇碑識儼然起敬起孝因命少加修緝時事同及地方父老名公莫不嘉侍御公之有光於前而且嘆公垂休之遠也謂宜有以紀之夫古今仕宦者不少矣其後昆卽能濟美四方落落未必適至其地卽至其地而先人之名實不加不數十

萬一樓集

卷三

十一

年間里父老莫能稱述甚者不理於口至不敢認有世系而後昆卽踵顯不惟無加於前人或至損其雅譽卽無損矣而視前人之遺澤不啻弁髦卒亦未見增光此皆事之固然者也由公有事茲土以來無慮百六十餘年不爲不久矣而遺風流雅尚熟父老口耳不惟祀在名宦而私居遺跡豐碑累累皆如新造此豈可倖得哉而侍御公激揚一方恩威之布邇輯遠孚固足爭光先人而晉謁舊宇凜然孝敬爰命維新又不增拓以擾將作此其後先之輝映固不係於此齋而其根本之大實不出此何者人臣致用之要一忠而已惟忠則上之爲君下之爲民自不敢不盡其力而芳猷雅譽久之益

著茲齋名進思蓋有取於盡忠之義前人之記識之詳矣則公之所以樹業於前而侍御公之所以承休於後者寧不燭然可見而後之居是署者入其齋顧其義而尚論其世又寧不益知所勸勉然則侍御公此舉又不特爲其先人發也憶昔待罪南省朝夕視公名在籍貫固知所仰止及後復忝曹末侍御公正色爲南臺冠且得私拜下風今濫叨一方幸踐公之芳躅更得居公遺署容與於舊所燕居而侍御公以改侍殿中持節適至又得受約束於下執事以茲役卽無所知識能不興起則夫紀一時之盛美而附名於末者縱微諸公命容自己耶告於侍御公而記之侍御公名維九澤其別

萬一樓集

卷三

三

號云

休寧由溪程氏重修祠堂記

程氏之有祠堂舊矣歲久族盛勢當更新隆慶初民間訛言

嫁娶紛紛程氏舊族凡告吉者必會族時嫁娶旣眾而事出

倉卒不暇舉會則入值於祠得百餘金遂付族之賢者共掌

而事事焉至萬厯壬午羸至于有餘金遂修祠自堂寢以及

門廡庫廚夾室畢備而宜樓者樓應屏者屏壯麗擅一方乃

屬余爲記愚惟國家監於前代禮樂之盛下達閭巷卓有

典章程氏多賢豪愚獲交固久而未緣一登其堂無能考其

繼悉爲不肯於典章與否顧遠易忘眾易離以程氏俗姓之

大能不忘其本源肯構肯堂上以仁祖考而下以合宗屬良無愧於禮義之化況其因事而聚成便宜於一時而振美於百世又有足法者聞之程氏當晉時有諱元潭者爲新安太守樂其山川士俗遂卜居焉至梁有謚忠壯者諱靈洗官爲大將軍有功於時族遂熾俱居黃墩逮元始遷由溪始遷之祖諱仁叟祠堂之建蓋肇於此至今族益大賢豪益眾宅前大河通浙江水濫溢病涉共爲石橋計洞十有一其費豈鮮方樂成之則其輯洞有不足言者而餘贊尚多歲時以周乏脩懿秩有憲故則夫繼此而爲祠謀者又奚待言所稱掌事者誰曰碧曰天時曰文禮曰湜曰問仁曰鐵曰錄曰洲曰林

萬一樓集

卷三

三

曰九疇而索記者洵蓋總理董率而索善余者並書之曰林諸暨縣重建楓橋記

諸暨縣治東五十里爲楓溪溪橫孔道環溪民居數千竈涉無昏曉舊有橋頗雄麗歲久漸圯事當鼎建而縣大夫謝公適至乃召里之冠帶義民王元梓暨其子藩司從事希忠任厥事不踰歲而告成制悉如其舊公謂余當記之余與王以周親比鄰方任事時與有畫故公以屬誼不得辭夫橋梁王政急務所不待論然興作必資財力國帑民脂動輒煩屈故逸使信勞均任時斂論政者往往先之茲橋獨不事財力與乃公甫下車卽問其事且以獨任而任之者顧不程其力視

如家務然庀具度工計時而終事卽所謂上好仁而下好義何若是之速也民之病涉不可需時則公興事之心不能一時少緩以必不可緩之役任必不得辭之人其受命之如響而趨事之恐後復何言也公常以士風不振采堪輿家說任民之好義者爲二浮屠其始豈特齊民卽余亦惑之旣而趨事者如市蓋公爲士之心實則事雖近於影響而民自信之況茲橋又民義之當務而王政之不廢昭昭在人日用者蓋余曾讀公義士捐財記大都謂人之嗇費崇實而固其私在冠裳者不免視諸士爲有餘愧夫捐財一也浮屠以爲士事者渺茫而其所資者久而大橋梁以爲民事若尋常而其所資者切而實然浮屠任眾力而茲橋以獨任雖役有大小事若更難人固有峻刑嚴令於其常賦定役而未必如期者乃公一念之實心使有財力者奔走於賦役之外而不自知其所以然可易言與公名與思別號方壺廣東番禺人以名進士起家橋工始萬曆壬午秋仲月闋明秋訖土工費約五百餘金又明年甲申仲春旣望里人駱問禮記於太平道中時江風山月輝映采石放舟援筆不知其言之不文也

遊廬山記

予自總角讀圖誌知域中之有廬山云背岷流而面彭蠡巍然一巨嶽也顧白首不得覽其勝萬曆十三年二月入楚泉

泛舟采石不兩晝夜過小孤山遙見大孤長年指其下卽番湖也因詢廬山復引手望西南舉蓋隱然在雲霧中矣十有九日抵九江林震西使君暨其寮吳昆南于景素二君顧於江潯卽與謀于君贊之尤力午飯罷卽行過太平宮止東林寺入山門左右夾室凡二碑蓋唐李北海手書舊在山麓爲雨霜所剝使君甫移置之物之遇人固有其時如此也進方丈覽佛殿池穿殿下僧人言此出沒泉也始建殿募材過番湖逝不知處忽一日出此泉中蓋此池與番湖通云予微哂而首頓之大抵僧家喜爲幻說不如是不足以鼓動愚頑勢固然也一僧指前山最高處曰此講經臺此香爐峯時雲霧

萬一樓集

卷三

五

蔽惟見其麓僕者告林使君具飯館中方就館坐定把盞讀壁間題詠雲霧忽開峯與臺出半空一僧指峯下有白侍郎草堂予思侍郎必樂天也欣然欲訪之僧復云所存者址爾遂已因意樂天一司馬爾適過琵琶亭尚新茲草堂雖廢而尤在僧人口士固有見攢於一時而不泯於後世者何脩而得之也飯罷諸僧侍立供茶說偈易僕者數四就寢明早起攜一僧行明月中至山麓過接待寺方曙僧指林薄中此下大林也前尚有中大林予不欲入遂登山上登高亭憩錦澗橋亭亭中碑半缺祀一小土神不設客座覽碑不一二行意闌遂度橋轉上數曲爲錦繡亭又各數曲爲躡雲亭甘露亭

披霞亭亭皆林使君新修暨諸寺院俱掛使君與黃孔昭山人詩匾方至錦繡亭顧瞻風景不暇讀及過乃悔戒僕人謂前過題詠必徧讀乃行至躡雲亭讀匾中詩及碑文柱聯徜徉餉時前不數步不能舉一詞因思猶不讀爾然詞警筆遒卽不能記憶之自暢人意每前不能置也未至甘露亭華表書廬山高三字其下一洞目巧小築題曰竹林寺後門竹林寺見幻語在 御製周顛仙傳中原無此寺安得有後門好事者爲此亦以見山中一奇爾憩甘露亭回眺羣山俱如培塿田野蒼莽大江隱見諸僕從前後攀崖猿掛雖陟險殊忘顛倦僧言此如巖穴奇士想望風采者求之豈憚遠涉使當

萬一樓集

卷三

六

要地非坦夷平直則遇之者未免不堪愁苦萬狀矣予張目暗惟老禿似可與言然扣其他無知也過披霞入天池寺池泉瑩潔可愛寺僧供茶予轉坐北向讀梁壁間懸題登憑虛閣至文殊臺過四仙祠轉觀音閣視殿瓦皆鐵因嘆前時崇重沙門其爲永圖如此遇午飯德化謝興藍明府供帳行里餘至 御碑亭恭誦顛仙傳因意近聞曇陽子事頗以爲疑觀此似有不足疑者又意自古英雄慣以神奇駕世曇陽之說似有所謂則此碑安知非 聖祖馭世之一術而欲以不語怪律人如村中學究狀乎下亭斡轉至佛手巖巖洞深邃中涵清泉坐酌移時甚適上千佛閣從閣後尋遇仙亭亭廢

徒畱臺址石壁上鐫竹林寺三字蓋其見幻處云方上山時
天氣清朗一望千里時則白雲滿谷惟靈山巔予曳履其上
如出入世僧言使上山時如此不見勝槩予謂二景各有妙
處幸兩得之豈山靈不以予爲俗客耶僧又言不四五里靜
室中有僧微空者戒慧出常山麓有龍王堂潭水不牛飲清
潔直繞出錦繡亭予不欲往遂尋上大林寺寺災方在脩復
僧名眞鑿者執禮甚雅引出寺門觀寶樹樹身類紫薇而葉
叢刺挺直婆娑殆千餘年物卽僧亦不知其名愚謂松杉柏
檜大率相類呼之者多混其實或言松身柏葉爲檜又言檜
光皮葉尖硬如芒刺則此樹蓋檜爾鵝樹下啜茶復酌泉滌

萬一樓集

卷三

七

甌再啜行不數武見石表題王子松巢四字僧謂嘉靖時邑
中王行人卜隱於此未及構室而物化因念使得遂其志又
將增山中一勝而造物者靳之何也至佛手巖東林寺僧去
至此天池老僧亦去畱二少年僧指余路尋古董奉種杏處
不可得過火廠僧命其徒造飯余不能待行遣一小僧攜茶
竈道送自火廠至含番嶺一路澗壑清幽白雲從峯外飛繞
前山復回如迎客狀及至其所則飄散如洗嶺最高山南北
以此爲界過此皆南康境矣席上啜茶望番湖僧指湖陽黑
處卽南康府湖中一點如遊鳧狀者落星山也山中有落星
寺當道諸公時尊俎其中從山邊西南鴈行列隱隱如葉者

蓋走南昌帆檣云予始而疑既而訝扶童子手側足走十數里下楞伽院路皆懸磴偏坡石齒磊磊中惟二亭可小憩至院坐挹蠡亭視湖波益闊落星漸大然亦僅如一舟舟掛帆者差如席回望馬尾瀑四顧峯巖皆聳拔岫麗院雖小頗潔猛欲假宿主僧他出一行童爲造飯飯罷視日尚早復行數里余在肩輿中仰五老暨獅子諸峯巖正應接不暇天池僧忽儘力奔追余謂何意至則言此中王淵金井也余不與退數武視淵飛流注石井中復翻而出歎納可喜又數武爲棲賢橋橋雖平而溪壑甚深履橋上聽溪聲湖湖如金鏗玉戛橋之西舊有亭倚觀音庵遺址尚在碑題陷山壁中筆法頗

萬一樓集

卷三

十六

古橋東一小寺當道予幾欲入僧言尼寺也乃止幽尋十餘里至白鹿洞書院日尚在山方入洞視石鹿弔李渤兄弟院中諸文學揖予謁聖廟及各賢祠登前後山澗上各亭視五老峯峻嶒筍立隱見雲霞中賞羨無已一僧謂廬山之勝畢竟在此歸坐文會堂始上燭是日早南康潘少東使君以次丁祭聖廟始去早至半日便可一會而惜不及也諸文學擬次早挈予至開先寺觀瀑布予因誦李白徐凝詩并言其狀諸文學怪予辨曰豈曾至耶予謂事固有聞而知之者今學者類言行到方能知自是讀孟子不熟爾相與一笑明早雨開先之興遂闌潘使君使者來邀亦不能赴然歸途復喜晴

夜燕九江後堂使君謂孰與武夷且山南北孰勝予謂北可
登南可望武夷奇麗而此山雄渾俱似不容優劣云初僂遊
北山爾故過太平宮不入曰爾此歸途蓋興既上山僧言過
山南不遠意遂飛動不能復還然山中佳境未到處尚多夫
予之赴楚也蓋計日而放舟未暇爲看山謀也不意江風迅
發日兼數程得遂茲遊既至山則崇巖深壑何患不到而竟
不能盡古人謂讀書但觀大意愚於看山亦如之云

萬一樓集卷三十

終

萬一樓集卷三十

卷三十

十九



不論盡古人所難言固勝大意愚於看山亦如之云
爲日餘幾時於巖於洞於山排嶽或窮壑或下壑而
予之故也蓋十日而於未盡遊於山於山於山於
山南不遠意遂飛動不能復還然山中佳境未到處尚多夫
予之赴楚也蓋計日而放舟未暇爲看山謀也不意江風迅
發日兼數程得遂茲遊既至山則崇巖深壑何患不到而竟
不能盡古人謂讀書但觀大意愚於看山亦如之云

萬一樓集卷三十一

諸暨駱問禮子本

事記

萬一樓集卷三十一

僧對有近以齋宿不便故呂仙亭遙祀繼詢誠者謂非祀二
妃蓋祀此山與此湖之神耳不知此山之得名原以湘君祀
此山此湖之神非二妃而誰古社稷之神或祀棄或祀稷皆
以精其事而有功者爲主後世如某以某事奉上帝命爲此
山主之類史編稱傳往往有之況帝妃帝女遠侍乘輿正終
於此純德懿範更事靈聖足垂不朽生爲天下母死以此土
授之上帝豈靳而後之崇祀者政易之耶特始雖同爲帝女
而旣爲帝妃則禮無二后二妃不當並列像露淪於夷俗非
先王嚴闕之舊似當釐之耳或曰祀山湖之神以二妃配之
何如不知二妃非他神比也爲天下母所至山川之神皆爲

萬一樓集

卷三

二

侍衛孰敢當禮侍者皆顧愕不知予爲何說也語罷過塔庵
次君山寺門揭有緣山三大字蜀人李兵憲諱惟觀者筆也
人言此山非有緣卽生長湖濱多皓首不得至事固有之亦
存其人之好事與否爾上大殿僧人以予拜湘廟肅鋪席鼓
鐘焚香伺予行禮予顧瞻拂袖坐後堂堂階下紫薇二樹正
開鮮豔可愛坐問岳州司戎司理三周君至司糧胡君嗣至
同飯酒三行罷迤邐入梓潼廟上軒轅閣二周君以赴荊州
期會別去獨與胡君土酒香亭坐眺湖波浩渺四望無際問
岳陽樓所在侍者言軒轅閣正與樓對惜爲梓潼廟所蔽方
議撤之予謂撤廟費何不別建一亭過響山取舊道回復經

梓潼廟梅使君至巴陵林大尹亦至復上閣下至朗吟亭少
坐諸將領攜火器至曰湖中逐盜惟此爲便各試一二乃尋
柳毅并傳書亭從寺後復至前坐堂對紫薇開燕侍者取方
竹至視曰予所見與桃源洞所產不異酒五行別登舟大率
君山之勝在湖其傳信惟湘君其他若軒轅鑄鼎柳毅傳書
及漢武遣樂巴得酒之說皆誕幻不足稱述由小舟達馬船
無慮四十餘里掛帆瞬息坐定不覺口語頗偏頗繼繼而曰
得之矣索筆索筆童子錯愕不知何謂爲望岳陽樓念臧此
城不盡湖波之力隨會岳陽城非指此也衡山爲南嶽太和
山爲太嶽凡二山所聯屬皆得以嶽稱故長沙有嶽麓浩然
萬一樓集 卷三 三

之所指者甚廣故以對雲夢澤嶽岳本一字雖山之南曰陽
古人文字不甚拘泥茲樓之名蓋取浩然詩非浩然詩指此
樓也何偏枯之有仍復自笑曰見晚當浮巨觥筆至遂雜書
之嗟夫子自隆慶丁卯八月望日登岳陽樓至今幾二十年
當時意氣卽范文正公記有不足讀者乃今髮且種種尺寸
不就而猶赧顏拜君山之神移舟望樓心卽尚長將何爲乎
將何爲乎

修復武昌道公署記

湖廣按察司武昌道公署前僉憲仁和邵公改建於成化壬
辰其規模經制備前方伯襄城李公記至今萬曆庚辰以前

官累不得志復改於驛傳舊署而以此爲下江防別署然兩署相去僅一巷乃廣狹則頓殊舍此居彼似有不宜然者遂修而復焉或曰自遷彼皆驟陟吉倍此矣子顧不開耶曰聞之然吾所知者修政立事上以衛社稷下以安人民而已武昌分附會城機務叢紛書充棟執冊秉管與夫請造待命者旁午百出爲諸道冠則夫安置關閉不厭嚴拒居斯署也諸凡得所而政事增修吉莫有先於此者前人蓋慮之詳矣且彼官同而遭遇殊者均之德脩職舉素位俟命而偶至然耶抑各自取之有由也使吾德果脩吾職果舉而遇分也若其不然而他有以致之非君子所願也吾德不修吾職不

萬一樓集

卷三

四

舉而不遇分也若其不然而外有以致之非君子所戚也以吾分所當得暨吾所不願且戚者不加自反而下捨堪興之蔓說一歸之公署所致似近於惑獨茅茨土階無損帝治諸司可知必舍彼而居此其惑間不能寸顧周漢以來要不能純用唐虞之法而吾所以不純法唐虞者亦爲有地可擇舍百年之勝署而以一時之遇惑蔓說而不惟其政卽九官十二牧其爲此否也然則徵吉於此署者不當於遇當於政而不才之修復此署蓋爲政非爲遇也抑予聞之天之所厚在德署果有關於遇其能違天而付非其分耶署不能有關於遇而實關於政則吾之修復此署未爲無謂也已萬曆十三

我駱氏舊有家廟歷歲已久眾議新之增置兩榮并夷前花
臺爲軒以便行禮間在右榮之南西向匾曰寢東蓋古家廟
必在正寢之東而今適當其地故爾正寢廢亦久因重建之
匾曰會慶堂舊有高元二字今節去之云聯左右耳房各爲
一間者共五視廟增其二而楹則如廟以九又建前堂聯東
庫西廚爲間者七皆內向而五楹堂曰對越而門則南向曰
敬先收族其前爲大門匾曰崇本顧其名義皆有不容不惕
然思者矣門之右建樓三間皆五楹爲齋宿所門與樓之前
另建屋五間皆七楹以居守廟者樓之右連前屋復爲一門

萬一樓集

卷三

六

西向當大路則匾曰駱氏家廟前郡守湯篤齋公所書原在
廟今移置之爾工始於萬曆戊子夏成於己丑冬費幾七百
餘金各房量輪山木不與焉董其事者族之賢能曰洵曰鮪
曰開心曰清曰意曰鐘曰遵曰子鶴曰問恆曰問廉曰永吉
曰思學曰行健曰仲超曰振朝大都洵鮪意子鶴之經理居
多而洵尤不避勞怨無一日不在王所曰中行則原儲財而
出息以時發之者也營造旣興旋正其典禮主祭者仍以宗
子考古制尊溪園府君爲別子疑僭不敢稱始祖議隨宗子
世數爲稱今則題曰五世祖考以宗子係來行適五世云配
祖妣虞氏孺人及凡房小宗祖考蓋皆與溪園府君共起艱

難而善守其義方者也俱百世不遷其餘則親盡者祧應祀者各奉歸已寢而歲時儀制少加損益則問禮與有罪焉而實皆取法於前脩許可於族老非作而致其情者也嗚呼禮豈易言哉心無窮矣或制於分分得爲矣或屈於財分得爲財亦具矣而人心未必一是以世家巨族豈無廟以享其先人而非略則踰倫敘多紊要不足語於有道之門我駱氏自有此廟於楓橋當其初豈不肅然煥然足昭禮義而中間興廢不一所存無幾至於禮制亦頗失舊無慮三五十年於此矣一旦更新分所得爲財亦足爲而人心亦無違異語宮室則崇廣得體語禮儀則倫敘不踰上之見尊先之孝下之見

萬一樓集

卷三

七

闔族之義中之見考道之衷雖未必盡同舊制而協義以起要不失祖宗之遺意顧禮制者文也誠敬者本也所謂心之無窮者也有其心無其會禮制不彰禮制徒備而本之則無如禮制何況道有汚隆時有因革守箕裘以宏統緒而增光前烈在我後人加之意爾工畢禮成僭記以詔門廷繼且自

棟亦新立五祀記

朱迪一景以對宋曰豈無禮以率其

古者家立五祀而所祀之神不無少異月冬春祀戶夏祀竈中央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而白虎通謂五祀者門戶井竈中霤也又曲禮天子諸侯大夫皆祭五祀歲徧而祭法天子

七祀諸侯五祀大夫三祀惟族厲與門行而適士二庶士庶

人一或戶或窳郊特牲論社謂家主中霤而大夫正有家者
卽止應三祀不當舍中霤而及族屬何者祀以報功族屬何
功之有哉不過憐其餒而已此其說殊不足據蔡邕獨斷主
月令爲秋爲少陰其氣收成祀之於門春爲少陽其氣始出
生養祀之於戶冬爲太陰盛寒爲水祀之於行夏爲太陽其
氣長養祀之於窳季夏土盛其祀中霤而其禮各有不同陳
氏禮書主白虎通謂門戶人所資以出入者也中霤人所資以
居者也窳井人所資以養者也又事有所本制度有所興故
祀而報之中霤止之所用事故祀於中央窳火之所用事故
祀於夏井水之所用事故祀於冬戶在內而奇陽也故祭於

萬一樓集

卷三

八

春門在外而偶陰也故祭於秋兩漢魏晉皆祀井惟隋唐祭
行而李林甫之徒亦祀井不祀行謂行特祓於始行非冬日
之常祀據獨斷則五祀所祀者乃少陰少陽太陰太陽及土
神而特祀之於行行戶窳中霤蓋以爲之主爾若禮書則實
祀五神然井爲水神視行尤切而門戶一體似不可以內外
奇偶分陰陽且門亦有在內戶亦有在外者或者古人以國
門對內戶而言之則有內外爾然有家者不當及國門也行
雖不專在一命與其煩於門戶而遣行執若節修而並存之
乎我朝祀典極正且備而士大夫家多不修五祀所存惟
歲終祭窳而已豈其以祭法士庶之禮自居耶予舊祀土地

而因及門戶井竈然遺行而門戶尚爲二又妄意土地爲一家之主不當與四者並列而低昂之又不敢及今思之自不當故中雷爲土地爾然古今異宜中雷之名非若門行井竈之易識漫然稱之人且茫然故仍以土地爲稱而合門於戶因以行補門之缺夫意則以土神不必言矣天生五材民並用之疇能去其一以竈主火以井主水而宮室器具多木宮室巨於器用而門戶尤宮室所用事故祀之以主木神言門則戶在其中而合書之使人易曉耳錢貨多金也以流行爲主而人之行事動作未有不資於錢貨者故祀行以主金神而五主共安一所題曰五祀祠然其實則一土地也蓋以氣

萬一樓集

卷三

九

言則土無專氣寄五於木火金水之候以形言則土爲最大木火金水未有不資焉者所以曰資具於地也故析之則五者自爲一行而祀之各有所主合之則一土地而已夫漢大於天非天子不得祭而尊天親地先王教民之意故天子祭地矣而復有社與中雷使諸侯大夫各得因其分之所有以美報焉仁之至義之盡也故今所立要皆祖述先王而少有所更定記曰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也至於禮儀之未必備則古者大夫世家祿足以備禮子雖叨從大夫後而旣以謝事則名爲大夫夫計其家之所入實土庶爾禮必稱家有無貴可繼也然則五祀可通於土庶乎曰

奚爲而不可古者禮不下庶人固因其分亦爲其財之不足爾後世田里之制非三代之舊士民之貧富異矣邑環鄉列習尚各殊無名之祀不知其幾誠削而從正則五祀者固一家之所必有其精神相爲感通祀之詎曰非正而寧從彼爲也必曰一祀則土地可以兼四祀而四祀不能兼土地後聖有作必當知所裁矣萬曆十五年六月朔敦仁堂主人駱問禮記

萬一樓記

駱子始名其讀書之亭曰纘蓋先曾太父有自有亭老父有見大亭而德業皆未盡究不揣欲宏其緒云爾自有者取顏

萬一樓集

卷三

十

子不改其樂章句中伊川程子自有樂處之義見大則亭當山阜所見殊大而亦取濂溪周子見大心泰之義欲纘此二義良有不易者知終不能也更名其軒曰此中蓋取韓昌黎且于此中息之義爾繼復爲此樓則顏曰萬一義取博文約禮博之于萬而會之于一此千古學術之訣欲尋聖賢之樂處而見其大未有不息於此而可得者則名樓之大槩也始在舊宅東北隅今另構之則在後宅之西北而移此中軒於其前亦另構之樓三間俱七楹樓上貯書無慮數萬卷經史子集粗備其次則古今法帖數十冊若釋道陰陽諸外家書聊存其一二以備參考樓下施桌椅牀帳閉可讀倦可息客

至可坐庭不過四五丈雜儲花石不事珍富書分爲十三櫃
許人來讀借去則不可防散失也客必心知始延之入初意
建之別墅以便讀者今在宅中惟力所及嗚呼吾老矣昔人
以年老讀書爲秉燭之光又讀得進恐吐不出欲以貽子孫
而又讀未必能讀嗚呼豈誠然哉讀書老不若壯以警後生
使知及時惜陰則可若語朝聞夕可之義則秉燭之說吾猶
以爲非至而況其他貽金未必守也人且汲汲皇皇貽書卽
未必能讀定不爲害萬有能讀者不勝貽之金玉乎余自謝
事歸內無聲色之娛外無山水之樂不惟鄉閭瑣細卽稼穡
桑麻亦置不問優游此樓固不免釋卷茫然而開卷未嘗無
益偶遇好我者與之探討疑義終日忘疲而客去則閉門如
常不知老之已至所得于茲樓者多矣曾見一巨室多書爲
當道子需索每別購以塞責寧不爲害此事之不常有者食
容可以咽廢嗟夫凡天下有形之物孰無興廢斯樓自我而
建安知不自我而廢不自我廢安知不自我子孫吾已矣或
子孫能守安知無擴而大之以繼吾志者然而能守與大此
樓必自能讀此樓之書始則今日作記之意也若曰六經註
我而以讀書爲大禁則斯樓誠爲胼贅然業已名此樓矣

萬一樓集

卷三

二

見大亭記

見大亭者家君兩英公所作在宅前之山麓宅面南而亭西

向因山勢也紫薇山在其左鐘山在其右登亭則楓橋一境皆在其望中禮爲諸生時邑大夫王近山公登覽而名之且曰亦取宋周濂溪先生見大心泰之義蓋以勗家君而亦以勗禮云經始在嘉靖甲午禮尚未有知識至今萬曆癸巳六十年矣而復修之修者家君意而任其事則孫中行亭在其園之上故并以屬之耳亭不甚大四面空皇鑿石爲基後垣頗高長池在其下左一方池池上一小碑并前階處俱鑿石爲之庭花臺四臺前陡坡雜植成林桃李發時遠望如錦近視則竹苗挺挺高下出嬌紅嫩綠間亦自成致其下園地頗寬每思爲小構亦有緒而卒中止所見惟薔薇菜麥之類不

萬一樓集

卷三

三

足數也方池環以短牆墻下植葵長池抵碑處植荷夏日納涼則金鱗滿目清芳撲鼻而舉首見鳥帶山如賓南熏拂拂不知日之過午也墻外一池頗深而惟三面係石一面雖以碎石甃中而多沙礫故水當不盈兩厓壁立好事者以海眼呼其池因亦呼曰海厓厓上突兀處可作一小亭望化城寺古塔而力不暇塔在紫薇山頂其陰產白石英而烏帶由則產紫英家君號蓋取諸此亭右無石小庭方丈層砌三而各三級多植秋花因呼小芙蓉城城上一大坪此園中最高處夷爲臺名白雲以其白雲時起也路當其下自園門至此頗長門內兩旁雜樹花木因名曰芳樹徑徑陡處疊石爲梯遂

望層層好事者謂其不俗梯盡處兩松夾道禮所見植者今已合抱物猶如此人其奈何雖非仁人之言其感一矣外景則山由烏帶從南轉西前繞幙頭白茅杜黃諸峯林立而北控泌湖直接石碛爾瞻百丈驛路衝其峽當幙頭峯下巖壑森羅原隰縱橫市井交加雲霞早潦之態稼穡擔負輿馬之狀變見百出而高棟短扉前後掩映翠幹蒼標錯峙其間二溪穿市入泌楓橋跨其中不可見而人隱隱過樓頭橋因可指水漲則重湖一望如海近山公所謂見大者可想矣舊時花木足供清玩來遊者率取以去數年間殆盡因修始漸復之禮自謝事歸時攜一僕筆牀茶竈從倚其中興到則覓句

萬一樓集

卷三

三

搜奇客來則促席靡塵未嘗不竟日而家君雖倦步肩輿時至先行中行事暇亦率諸孫執几杖焉不知其非平泉金谷也造以漸成費置不計今修無慮三十餘金在民家亦不堪矣而不爲惜於獻家君老矣禮雖不敢自稱亦豈強壯而此亭六十年始一修自後更修不知何年使我子孫能修家君與不肖更能見之費何暇計乎

諸暨縣重修儒學記

萬曆甲午春仲月邑大夫尹公蒞任夏修儒學秋末落成先是學舍久不理而人先師廟尤甚公下車拜瞻周視奮然曰事孰有急於此者乎議之當道皆報可遂興工始先師廟

次兩廡次戟門次名宦鄉賢二祠而遷於戟門之左右展土地祠於名宦祠之左次啓聖祠亦東徙之增櫺星門所未備次遂至明倫堂及庫閣諸所莫不偉然煥然瞻仰則無愧於聖賢臨蒞則無慚於冠蓋師弟子莫不欣欣樂其得所而環望於橋門者識不識嘆規度之一新也竊惟古諸侯之國大者不過百里諸所建置取諸封內無不足者我朝置邑不等姑弗他論在諸暨幾二百里視古諸侯之疆域何如儒學所係又何如而陵夷至爲人所不忍言豈財力之誦至此極哉司其事者以弁髦視之爾聞豈無加之意者而自愛過深慮閭里之憚勞則或以興謗畏上官之刻覈則或以召疑

萬一樓集

卷三

四

此其中本有不足故以過嫌坐視而間能當事者又多務文而無實且至惑於外家小說漫費妄作謂可奪造化而卒至無成公潔已愛民纖毫不忍過動而此舉則毅然不待求於下不邀力於上自所議公費外卽一燕饗正費苟可捐者卽捐以贍之不踰時畢工而民未嘗告勞財亦未嘗告匱豈特其才之過人蓋明於治體而急於造士自愛固深而自信亦至宜其作用有不同者工未畢而學師龍君以最薦蹶陟弟子傅生以犬魁發解卽適遇而大抵天下事上作之斯興公之精神意氣注於其中故事方舉而休嘉應不惑於小說而有小說家所不及知者理固然也抑有說焉今之爲理與今

之爲學者大率相類建學造士 令甲所重也每置不問至於別邦書院則相率爲之巨費不惜蓋十而五六也何者以書院可博名高而學宮爲常職非奇節耳六經語孟士林正業也目爲腐濫而膾炙子史唐虞洙泗之傳濼洛關閩正矣詆爲支離而金谿崇仁蕙嶺幻談則宗爲正脈蓋十而九也何者以隱怪可博名高而經術非奇致耳公是舉若有激於時而矯之者至其視躬範俗皆先其所急而不牽於外議率於是舉若諸士子遊公所維新之地佩公所躬率之教其將窮經操行以邁洙泗唐虞之源乎抑將徇時趨好以投功名富貴之會乎古以待文王而興者爲凡民使其當興而不興

萬一樓集

卷五

五

又將謂何此則不佞所深幸於今日而拳拳於吾黨者也學師索詔於山中因序其實而附之以意如此公諱從淑四川宜賓人起家進士歷保山宣春二邑以理繁鼎借其表樹燭燭非記所及學師梁君邦佐劉君時中今知縉雲縣龍君奮河卽所謂躒陟者邑丞則章君世肇尉則魯洲皆於興作有勞簿華君一幸署學師事鄧君謚則皆新至樂觀厥成并記之也自餘激鄙而觀黃子史觀觀於國文辭辭辭辭

萬一樓集卷三十一 終 萬一樓集卷三十一 終 萬一樓集卷三十一 終

